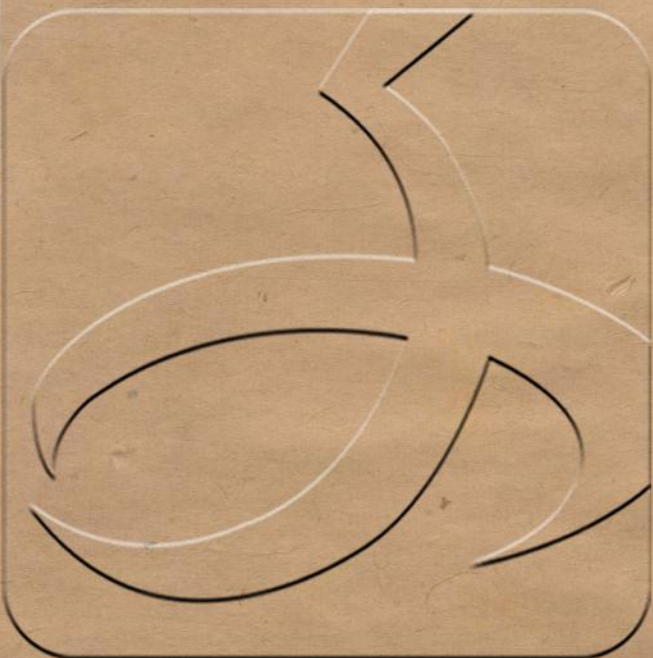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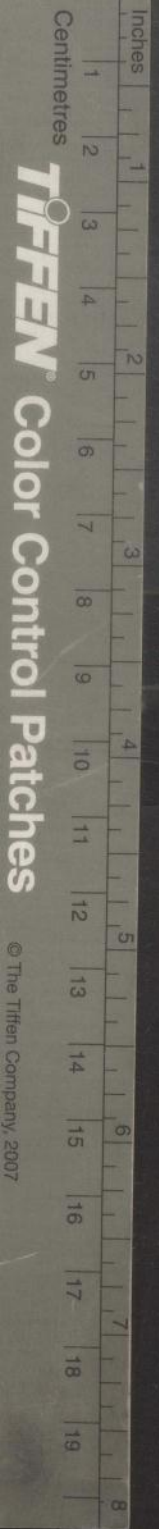


荆川集



97.451  
5339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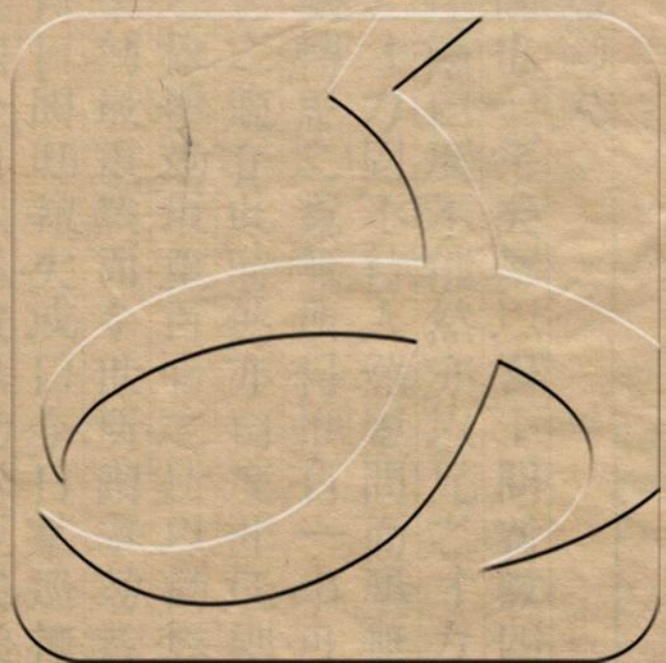
4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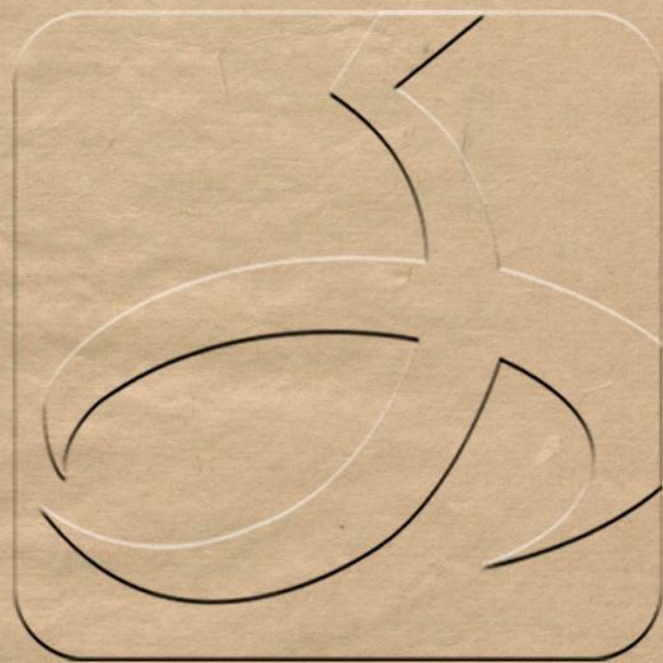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答李中谿御史

兄之使闕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





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  
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  
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  
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天下可以  
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  
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  
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  
傷於任怨也歟又毋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  
舉所劾之多與少又毋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  
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  
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  
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偏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  
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  
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

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  
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偏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  
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  
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  
而必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  
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山澤之人耳其姓名且不知也大官賢  
乎不賢乎小官賢乎不賢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  
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  
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  
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  
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  
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  
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  
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



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最賢最不賢者少也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彰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與周約菴中丞論項守

數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世利益疎闊此昔人所謂懶與病相成雖僅守固陋不敢墜失至於讀書窮理冀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耶知愧知愧茲啓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爲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病若不任事而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爲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眾喬與羅翁又有葭

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覲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如僕輩與之素交游者能知喬而士大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爲僭以僕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明公而不爲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復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爲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爲心而喬之爲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爲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薦及喬則始憮然異之旣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耶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祇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祇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聞之者耶不然則以明公精鑒照物無遁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翻覆不常旬日異態故有匿情爲善而後或敗



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爲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  
五年前所見過信故人耶雖然喬悃悃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  
蹇奉職則其爲郡守不肯闖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則  
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  
信者明公之鑒也明公之黜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  
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爲其見黜於  
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材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  
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  
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  
妄而有是說焉伏惟亮而恕之幸甚

與魏立峰憲司論呂提舉

曩獲與兄同事吏曹且辱兄意氣相許願奉別十四五年而不獲  
一晤又十四五年間不能以一字通殷勤乃今輒有言於左右者  
亦恃兄之能以意氣相信我也敝鄉人提舉呂朋以口人事獲罪

上官雖其一時疏虞或不能免而其平生心事則固可亮東南風  
俗鮮識廉恥而朋自少獨刻苦植立勵一介之操又恬靜不妄干  
進惟其刻苦自立是以立官十七年而家無一椽一壠之增惟其  
恬靜不求是以受旌薦者十餘而竟回翔乎州縣冗散之閒此其  
平生心事信於鄉人而尤見信於鄙人父子閒者也蓋世俗所謂  
矯激修飾之過則有之而謂其忍於自汗或未然也小心怕事之  
過則有之而謂其敢於賣法或未然也其所以或致疏虞者則亦  
有說蓋廉靜之士多短於才而周防曲慮似非朋之所長耳夫網  
之以跡而不必信乎其心上官之所以行法也在朋亦何辭之有  
矜其所長而宥其所短上官之所以曲成也在朋亦或可以自雪  
矣此兩者皆在吾兄而已或曰吾兄則知朋矣如上官之不相信  
何夫秋厓公古道人也僕雖未識其人而知其爲人也吾兄古道  
人也古道如吾兄宜無不見信於秋厓公朋之區區清苦宜無不  
見信於吾兄然則矜下吏之長而貽上官曲成之美是在吾兄而



已朋迤邐世途亦久無宦情但惜其見幾不早而已去官居官無足論者僕向備員京師不能稍引此人每用以爲愧今其在難不得不一爲之白耳然亦昔人所謂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僕於執事可以此言進也不然則朋爲賄吏而僕亦爲受賄人屬罪者矣知我罪我亦惟兄而已冒瀆不任悚悚

與葉東園御史

王照磨還稍能道兄初政所設施則已凜凜風裁矣而來書猶以未能行一事爲說蓋昔人云施爲欲似千鈞弩言其不輕發也兄之慎重不肯倉卒此幹大事者自宜如是耳然巡撫體要本無瑣瑣其喫緊只在激揚一著而激揚大體亦不專在任滿舉劾一疏但隨所巡歷明示好惡其悞熟承迎者雖善於集事而不加喜其直抗悃愾者雖近於迂鈍而在所恕其矯詭欺誕者雖在大吏而有所必懲其忠實爲民者雖在小吏而無所蔽蓋虛己無我以臨之訪酌民言以盡之則風裁所在自足以撥轉人心矣何如青州

鎗手膽勇趨捷誠勁兵也居常固之以恩而齊之以軍律雖蹈湯火可矣但勞此兩人遠來甚艱苦前有書止之而不及也

與徐少初縣尹

某罪隸之餘禮不宜復齒於縉紳交際之間是以每遠引而去之竊以爲姓名不通於諸公久矣茲又辱巡倉巡江二公之賜令人愧悚益不自勝欲作書辭謝又難於爲說是以敢有所請教於執事也夫諸公之賜其名則幣帛果酒也而叩其實則白金也欲以辭幣帛果酒爲說則悖於其實欲以辭銀爲說則悖於其名是以措詞之難也古者禮存乎幣帛之先後世以幣帛爲禮此其實則既亡矣而其名尙存也若夫市道之交則錢貨而已矣雖然如公古道君子也如諸公古道君子也豈不欲行古之道而以市道歟豈以爲若某輩人者其好潔操行之心不能勝其嗜利無恥之心故幣帛虛名也金錢實利也而特以此厚之歟不然其特以此愧之歟頑鄙之人可以省矣是諸公之所以廉頑也某罪隸也賜之



幣帛不敢當賜之金錢不敢當豈其能自處以廉乎蓋古之所謂不敢也然而爲嘍嘍者竊懼名實之亂也公古道君子必且有以教我矣某山野鄙人於當道諸公辱顧不敢答辱賜不敢拜非以爲簡也禮不敢也答與拜旣不敢不拜又鄙心所甚不自安也向曾奉瀆乞命吏人於鄉官揭帖中除去賤名以安編氓之分豈未蒙亮察耶特在知愛乞如前所瀆則上官可以不知鄙人姓名而交際之間可以泯然無跡矣附瀆

二

讀清獄中文深知仁人之用心至悉謹篋而藏之以告後之君子以延長者之惠於無窮也更承示區處牌坊銀事往時所辭諸牌坊銀只爲未有所處遂至久而不知所用之矣今用以修理書院不惟此銀得有所著落且於風教有補焉甚善甚善但中間稱獎鄙人太過讀之且甚自愧也某嘗以爲今日吾輩之病太率在於實行未修而虛名先著闔域不務而門面是張是以書院講學一

節多爲具文而非彼此感應之真機而其志之不相同者則遂指摘以爲口實誠所謂吾黨有過焉者也况如僕者極疏且陋何敢當此乞於申文中自見今買莊一所以以下至僦船以居數句及因以禮敦請講學一句敢勞削去是所以免僕於名浮之恥而亦左右相愛以德之素心也幸亮之

答符松巖郡守

讀沃洲公論船隻事綜理精密最是得策更賴公潤色而行之可以無遺黠蒐慝矣曩曾請教地圖一節此法可以檢田畝可以聯伍保助守望可以知險易障塞水陸襟喉之所在昔人所謂視都知野知國可手據而知焉者也然明公亦旣行之矣更望於田畝多寡地理險易襟喉處再加詳注而明公自精核之不得只憑里胥之文具而已更望明公於政事之暇時往一二緊要村落特省農功而因以親驗其肥瘠險易與圖相參若此法立得有下落則自此以後興徭作賦設備追胥不知省卻幾多氣力絕卻幾多弊



端然此惟明公之費心爲民與明公之精力能行之故僕敢以爲說不然則徒作一番騷擾而後日竟委之故紙無用也昨承教以因革之說當時草草泛及他事未及悉心以請此事不嫌於遲遲熟思審處在明公必能爲百姓長久之慮不徒以一時興利去弊爲功容口更聞緒論也前所興革已陳於沃洲公者及備邊疏中論兵民事皆蒙賜教幸幸

與呂沃洲巡按

別久瞻望甚勞每苦俗套拘人不能一棹於婁江虎邱之間與兄相傾倒也悵悵東南州郡連歲旱災卽今苗未盡稿遇雨之吉尙有可望倘更三數日不雨則數十萬生靈未知死所山人亦不免於焦枯是懼不知天心仁愛竟何如也前年大祲尙賴滄源公與吾兄勤恤民隱不遺餘力而有司務於仰承兩公德意蠲租賑粟是以百姓幸有孑遺焉然葶死疫死亦旣不忍言矣惟今年事勢又異往時何者閭閻積連歲之飢則一歲艱於一歲矣官廩捐連

歲之賑則一歲空於一歲矣蓋承兩年大飢之後而又飢焉故據今年分數雖止是一年之飢其實一年併受三年之飢也其爲事勢難易可知况兩公一時代去又若故奪所恃賴然者夫粟不必其盈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其盈於帑而有所可通此其便宜之權惟撫按則然亦惟撫按有眞實爲民之心者乃能操其便宜之權以御其變而使不至於窮若夫有司則雖憫雨恤災儘力周旋顧其力能行於法守之所及而不能行於法守之所不及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有餘而不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不足若使官民盡匱固亦無如之何俗所謂好媳婦做不得沒米不飢也雖然官民之匱憂之誠是也至於憂兩公之將代則竊自笑以爲過矣兩公者一日居乎其位一日心乎其民者也去之日如始至者計兩公代期尙旬月有餘以旬月盡瘁之精力而全活東南數十萬溝壑之命兩公豈憚爲之自古救荒無奇策亦無多說只是措錢米一法耳誠得兩公以旬月盡瘁之精力從事其閒隱度於公



私之用而均平其斂散之宜至於粟不必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於帑而有所可通諸如此類可專行也速行之不可專行也速請之則前之所憂官民盡匱者亦可以化而為豐也不難矣曩時所奉救荒條例併東湖撫公奏疏中間區處錢米事頗具當時以麥熟無所用之不知今有可采而行者否有可采而陳請者否或可因兄以達於滄源公采而衍之與采而陳請之否聞南都倉粟其羨至四百萬以上可發十年之支而有餘滄源公去歲所奏平糶一法此軍民公私凶豐兼利之術奈何當事者議論不同遂使滄源公美意不竟然此法終不可罷也不知滄源公再能以此意陳請否繼滄源公撫巡者又能以此意陳請否願兄力贊之近聞之一戶部長官言此法有三利云云其說可謂曲盡縱使諸郡盡荒但得京倉糶粟三十萬石分散諸郡每發官帑銀萬兩為糶本輸之京倉則可得米二萬石平歲人食米一升凶歲則減之是二萬石者二三萬人百日之命也是官帑不過出銀萬兩而續

二三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三十萬石者五六十萬人百日之命也京倉糶粟三十萬石而得銀十五萬兩是國家不過錢米互換之間實未嘗費斗糧損一錢而賜五六十餘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其為利害較然可知其議論不同者不過以苟有緩急京儲缺乏為說耳夫糶三十萬石之米於四百餘萬石羨餘之中特十餘分之一耳且今江東雖災而江西湖廣頗聞豐熟則京倉歲額本色之入固將源源而來矣豈預憂十年之後之不足而輟旦夕之所必救哉故願兄之力贊其說而佐為之請也至於有司所請遠糶一節蓋慮異日穀既不登而遠商又不來則雖積錢盈篋坐而待斃矣故救荒惟是預處錢粟而變錢為粟尤是先事預處之善者也計吾兄亦已聞而可之矣雖然此皆人力之可為者也若使皇天果無悔禍之期雨澤終不可冀則人力必有所不及而地方意外之變亦不可不先圖願兄以旬月盡瘁之精力且徧巡諸郡間延見吏民身親其利害而曲為之處且



使車一臨視數十紙文書督促爲益多矣兄其圖之  
答曹巡鹽

僕迂疏固陋之士也惟山澤異跡則其所宜不謂過辱左右之知未及傾蓋而先惠以教音勤之以不問此古者觀風之使不憚身先施之嚴壑自養之士則可矣顧僕豈其人哉雖然由是足以知左右之急於獎善不暇擇乎其人切於好問故不暇擇乎其言也竊奉下風感慰感慰今吳粵薦饑村墟之間雞狗無聲草根樹皮亦憂其不繼矣流芻露特所在如積天心仁愛不知竟何以善其後伏惟左右雖不在撫巡之責而同於觀風之任者也君子一體萬物固不論於職守之所及與所不及也而况在觀風之任哉幸而今之司國計者督率守令力舉荒政以全活溝中之瘠蓋不徒阜財足課通惠恤竈爲於職守之所及而孜孜體綏瘦人深計國家根本之慮以爲職守之所不及以盡吾一體之心固知左右之有意久矣辱厚意之殷敢布愚悃

與李龍岡邑令

歲凶民孳賢侯爲之心惻而百方圖之者深矣輕齎一說向已面  
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佐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  
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  
者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之數  
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蓋  
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  
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  
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  
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  
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  
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  
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  
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



歲該僭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羨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五錢爲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蓰矣倍之爲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

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待四方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况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爲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况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况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靳而不爲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齎



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爲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嗇於例外之恩者也此祖宗之良法美政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爲溝中瘠者誠戴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與徐養齋尚書

向承教以所不及深感道義之愛皦皦曉曉昔人有明戒矣敢不奉教以求進於若虛若愚之學也伏聞位晉司徒足占泰道之亨矣周時敷五典擾兆民故事可復見於今乎斯民無祿連歲凶飢自冬徂春溝中之瘠在在有之每一郊行露黼滿目爲之不能下食幸賴撫巡諸公郡縣有司薄徵散積悉力其閒不然民其無孑遺矣乎今幸及麥秋可以續食然連朝霧雨二麥之腐壞者又幾半矣去歲緩徵之額若欲於麥內取盈則恐民不堪命奈何且二麥無收之處雖徵之亦何所出而其薄有所收之處彼方圖救目前之飢猶且不足而尚有餘粒能補其去年之逋竊恐鞭笞日用而故額未必能足則是昔日緩徵之惠乃爲今日急徵之困也非不知上供之定數必不可缺但得稍遲數月併於秋糧內帶徵則有司省卻一番催科閭閻省卻一番煩擾在國計一無所損在民力亦無不堪而撫巡公孜孜愛養救災恤患之盛心於是爲有始



有終矣此其事只在數月早晚之間耳非有損上益下之難也僕僻處山林未嘗獲奉教於撫公是以不敢徑以書達而以聞於執事且此固百姓之公言也惟明公亮之

與人論旱荒

蘇松常鎮並爲鄰郡而地利之高下水勢之淺深迥然不同或遇水荒則蘇松特甚而常鎮尚可或遇旱荒則常鎮爲劇而蘇松得利試以運河測之則常州水止尺許而蘇松尚有至於丈餘者此其地利水勢顯然可見恐明公以爲蘇松未嘗告荒而常州獨若嘒嘒然者不以民之僥倖於免稅則以爲有司之私於其民而其實旱與不旱有不同也是以蘇松荒而得常州以相補常州荒而得蘇松以相補民實國稅兩相消息造化者亦有裁成之意云耳與呂沃洲巡按

同心之誼悵然遠別以兄之不能忘情於僕亦知僕之不能忘情於兄也江皋遠送尚有瞻望弗及之感趨而避之豈人情哉顧事

體有所不可者僕自兩度廢罷歸來前此巡公如趙舒周諸公皆未嘗有一面之識雖同年如徐何陳諸公亦未之敢見豈特狷狹之性以此自守兼亦山澤之分不敢踰越且省事省勞亦病夫之所便至於吾兄則有不然平日於兄既辱道義兄弟之愛而兄之來也又以同心之故拳拳相求僕亦欲如故事引避深覺於情有甚不自安者然初意止謂一見可矣繼而再見三見四見焉日不足而繼之以夜焉然在兄無私於故人之譏在僕無奔走形勢之嫌所恃者平生所自守能自信而已矣好事者不疑其干請被罪者不猜其毀言所恃者平生所自守能自信而已矣所謂惟吾與兄可也夫兄行部之日既已破格相與矣而兄去部之日乃獨不能破格相送哉所謂事體有所不可者何也正恐見之者以爲僕之與兄綢繆若此也不知出於故舊必不容已之情而概以爲山人所以事上官之常禮則送故者必不可以不迎新新故相仍息肩何日若夫一賢一否則昔人所謂爲罪滋大者也欲稍自息機



以返初服不得不自兄始之矣近龍溪相過與之盤桓山中數日別去已訂他年之約若兄有便還山則奉教之日長在今日且割遠別之情以爲山人自便之圖其亦可也

答施武陵

方田一法不難於量田而最難於覈田蓋田有肥瘠難以一概論畝須於未丈量之前先覈一縣之田定爲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量乃可用折算法定畝如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爲定畝起賦之準亦嘗觀國初折畝定稅之法腴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寬亦甚得古意今茲不先核田便行丈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加非均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丈量法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須兄自明此意乃可付之小人爲之庶無弊也痛楚中略具梗概奉答華生所刻書則兄已見之如更查得有書容續奉耳

與鄭戶部

執事此行國儲民命繫焉伏聞下車以來仁風所宜里閭相慶蓋自來督賦之使多以徵斂衷聚爲功而執事獨以寬大行之是以始及下車而應感已若此矣變產一節其利病更僕未易數也大率奸民始初莫不上耗國儲下蝕良民以肥其身及其敗露至勤冠蓋遠出猶或憑奸民之攀扯而逼迫良民代爲之償則是國家懲奸之法未及行於親手欺盜之人而椎膚剝髓鬻妻賣子之苦已波毒於窮簷無告之小民矣是奸民重得志而良民重受困也執事仁人也必自有以處此山澤鄙人出位妄言并希亮之

與王北厓郡守

東南州郡侈靡日長而虛耗亦日甚譬如病火之人顏色澤然而血氣槁矣吾北厓以古人之節清化源以古人之政撫罷眈期月則既效矣惟率是道而終始之則百姓之福而區區野人之望也催逋部使者且至僕自生長草萊備見變產之害濫及無辜小民毒痛不忍言北厓仁人也必將有以處之夫素嘗侵欺之奸籍其



賈可也孥而繫累之可也重戮以懲眾可也小民何罪焉而代爲  
 之償乎名曰變產實逼而奪之耳雖然昔人固有言矣成於自同  
 而敗於自異部使者方以括財爲功而守令欲以民瘼爲事則勢  
 固不同也於是處之爲難惟執事悉心以慮之多方以圖之國與  
 民兩無憾矣林鎮江先生亦好古君子也變產之說執事幸不見  
 謂迂濶則可與林鎮江共論之蓋此非一人之私言也卷子索書  
 鄙作僕於詩本不工自稍知問學以來頗欲收斂精神會性情之  
 實是以經年不復從事於此然恐重違吾丈之意當書舊作數首  
 送上也讀衡山先生文字可以補鄙人疏漏之過矣謹謝教謹謝  
 教六經之學邇年來稍嘗究心焉而苦未之有得也欲觀西原公  
 所著甚勤便中幸速之奉教未期臨書但有馳情  
 答王北厓郡守計均徭

執事所病於均徭舊法之不可行者其說大概有五大戶之詭寄  
 也奸猾之那移也花分也賄買也官戶之濫免也大戶之詭寄起

於官戶之濫免則此二弊者其實一弊也夫濫免詭寄之弊謂某  
 官例得免田千畝而自有田萬畝或自無田而受詭寄田萬畝則  
 散萬畝於十甲而歲免千畝實則萬畝皆不當差也其說是矣雖  
 然其以萬畝而散之各甲以歲歲倖免千畝者必非田甲皆是本  
 官真名與皆注本官者也必將田甲詭爲之名也使其田甲皆是  
 本官真名而不詭爲之名則一人而十甲其爲奸固易破矣若必  
 是一甲爲真名而諸甲詭爲之名遇其真名與注官之甲則免其  
 非真名與注官之甲不得免卽十年亦止免一年耳安得歲歲倖  
 免也不然均徭册外別置一册注每歲所嘗蠲免之數如某官例  
 免田千畝而一甲內已免過田七八百畝縱或二甲三甲有田許  
 撞足例免之數數外則役如此則雖甲甲免歲歲免亦止得一甲  
 一歲該免之數又安得以千畝影免萬畝也此法在一疆察吏執  
 之雖真是官戶之田亦不得覲額外濫免况詭寄乎至於移甲之  
 弊則執事所謂只據黃册或十段册足以革矣而又病於黃册與



十段冊之不可據者則因以爲與每歲推收之法相礙也夫每歲推收宜於賦不宜於役十年定冊宜於役不宜於賦役主戶賦主田賦則隨田流轉役則依戶擬注是以賦法則既準之每歲旋造之徵冊所以便民之灌輸役法則宜準之十年併造之黃冊所以便官之點差卽此兩法本不相縮而執事又疑於據定冊編差或有田既賣而差仍累者則編差之際其人必且自言於官曰吾田已賣之某人而某人宜頂吾差於是官爲之按其實而以某人頂某人差如此則是以虛名編差者故買主也以實力頂差者新買主也故賣主以虛名編差可以無亂乎定差之籍新買主以實力頂差可以無累乎鬻田之人且夫役法上下其戶以差其甲之錢聚則稍重而散則稍輕花分者只可花分子戶以移稍重而就稍輕其實不得花分鬼名以移絕有而就絕無也且十年輪編不能禁人之花分而一年一編又安能使人必不花分欲使人必不花分則在嚴之於攢籍之始而非所以較於編差之際也賄買一說

曩時輪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力差而請銀差今時歲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差頭而請貼戶曩時輪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甲豪民之金今時歲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縣豪民之金大抵論詭寄賄買兩弊則繫乎令長之彊察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論花分移甲兩弊則繫乎冊籍之精核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法無全利亦無全害以輪年一編爲全害乎而可使小民一歲忍苦出錢九歲晏然坐食以一年一編爲全利乎縱可以盡革詭寄賄買花分移甲之弊而不能不使窮僻小民歲歲裹糧集錢奔走城郭此其利病亦自相準古有之利不百不變法先時有司激於官戶豪家之暗損小民然卻不就舊法申調停裒益而驟變之以收一切之效以爲此足以裁損官戶豪民而已不知小民亦竟受其病今之萬口訛訛喧然稱不便者未必盡出於官戶豪民而往往多出於窮僻困阨之小民矣請試言小民之所最不便者大概亦有數說且如一邑丁田以十分爲率往



時一歲編審一分其爲數則狹令長耳目差易徧持籌而算之差  
易辦縱有弊焉而差易以察今一歲盡審十分則其爲數頓濶於  
往時十倍令長一人耳目籌算所缺漏處必益多耳目籌算缺漏  
益多則戶書里胥之權益以重奸民益得以輸金於權之所重以  
爲規避小民無金可輸則歲受苦役益無所訴而長令則益不能  
覺察若此者非曩之長令多精彊而後之長令多鶻突也其繁簡  
濶狹之勢實然而執事乃謂輪年則胥猾多得售奸不輪年則胥  
猾多不得售奸豈別有說耶不然何其與吾所聞異耶又如一力  
差約銀十兩爲率往時十年一編正戶約銀五兩貼戶約銀一兩  
則貼戶五而足矣人數既寡故其哀而斂之也不難今一年一編  
則曩率出銀一兩者今減而出十分兩之一曩用貼戶五者今必  
增而用貼戶之爲五者十人數既廣其勢必散有差頭終歲物色  
尚不能徧識貼戶之門者何況能盡斂其錢是以往時所病正戶  
饜饕貼戶今時所病貼戶耗損正戶小民不幸被點正戶則破家

矣若此者非曩時之正戶皆彊梁而今之正戶皆懦弱也其聚散  
零總之勢亦必至此而不足怪又如銀差曩之法歲總納銀一兩  
則今之法歲零納銀一錢納多者其倍稱之數稍輕納少者其倍  
稱之數必重納一兩縱倍之三兩而奇足以納矣納一錢非倍之  
四錢五錢或至八九錢不足以納也此其總納則費固輕而零納  
則費固重也不獨如是而已以一兩總納之一年則是爲一兩之  
銀一徧赴官守候交納一徧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一徧  
下鄉需索而已今以一兩而散納之十年則是爲一錢之銀亦一  
徧赴官守候交納一徧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亦一徧下  
鄉需索是今日一錢之累並不減於一兩而曩日一年之累乃浸  
淫於十年其爲便耶其爲不便耶其最不便者其爲坊郭之豪民  
耶其爲窮僻之細民耶此其爲病不可枚舉恐不特如執事所謂  
似涉騷擾而已也則今法之當變理在不疑秋糧帶徵之說既格  
於復除之無定數而不可行矣惟用十段冊法則可以革詭寄移



甲諸弊而無一歲一役之擾然執事因黃冊之不可行而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者則亦有說夫黃冊之不可行者黃冊之法敝也黃冊之法敝而邑之丁與田大半不登焉故十段冊者爲之括其欺隱以補黃冊之不及以均平力微而已使黃冊果無弊乎則徑用黃冊編差可也使黃冊不能無弊乎則爲之十段冊以補黃冊之不及而編差焉可也因黃冊之不可行而併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則過也執事又謂常州賦稍輕蘇州賦稍重則其法不可畫一故常州自宜從舊法蘇州自宜從新法夫賦自重輕而人情之好逸厭煩好省厭費則吳人度之越人固有不甚相遠執事其試察之竊恐蘇民之情不甚遠乎常民之情而法之可行於常者未必不可行於蘇也

二  
別兄甚久耿耿提學公且至荆溪兄以提調當來可得一面晤也均徭法曩時所欲言於兄者不過只是一兩言蓋慮兄以新法爲

甚便民也今讀來教則兄已深知其不便而有意於革之也久矣大率十年一役雖極重亦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亦不願此人之大情而新舊兩法之利病可以一兩言盡之者曾聞人言胡虜愚蠢只怕鞭朴更不怕殺蓋零星痛苦難忍也此言雖可笑然亦可以喻人情矣少時嘗讀衍義補論均徭負米之喻亦深以其說爲然及今日下老實行之乃見其害益知書生坐談真不可便以經世而差顧兩法在宋時亦甚紛然司馬公力主變顧爲差而有識者亦甚病其講之不詳則以爲司馬公少歷州縣之日淺也僕屏居草莽於民所便所不便則稍知之而稍能言之至於所以爲之區處實以生平未嘗親在裏邊經歷雖以爲常之民曾享十段冊之利而其中委曲尙未能悉知又何以爲蘇人謀也承兄下問草率奉對眞似乎強其所不知矣竊惟賦役之最煩而弊最多者無如蘇州牧守有懇惻爲民之心者無如兄沈潛善思精於處事者無如兄必能別出良法使新病故病一切掃去以幸蘇之人



於百千年也是在心誠求之而已豈待書生坐談如僕者之贊之也哉僕自稍涉世事乃知凡百變更之際極是難事卽如曩時有司變十年均徭爲一年本是愛民真心而講之不詳則其弊已效於今日矣今欲變一年爲十年而講之不詳又焉知不貽後日無窮之弊哉兄之遲遲其間不肯輕變極是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大易所以致戒致慎於革也雖然革非得已也昔荆公論顧役以爲此法終不可罷僕亦以爲一年均徭此法必不可不變顧其說如此耳至於利病之詳區處之宜則老吏積年總書中有知此者兄試虛心問之勿以其素曾作弊之人而拒之耆民中有知此者兄試虛心問之勿以其山野倨侮而忽之士大夫中有知此者兄試虛心問之勿以其必爲一身一家之私說而先意逆之多方訪求再三斟酌使無一不宜乎人情而無一人不得盡其情則變之可通通之可久矣曩者敝郡更法時蓋應君爲之守應君志在民者也其所更賦法最爲精善可以百年無弊但役法則今日便不可

行耳此二法雖同是一時事亦同在一書冊中而利病相懸兩不相掩或因其役法而并訾其賦法或因其賦法之不可變而併謂其役法亦不可變皆偏辭也蘇郡其亦然乎聞部司文書督逋甚急則楊給事之說不行矣又累賢使者區畫奈何奈何

答蔡可泉判官

白下本非有約顧奉清論同寢食者數日若大洞既有約矣謂必得奉清論同寢食如白下也乃竟爾茫然人事之不可料者如此然兄旣絆於領簿不能來而僕江湖散漫之人宜可乘興一至大洞且得逕造府下又以家君至家日侍定省莫遂茲懷乃知名山勝遊非特牽纓者常不能兼雖江湖散漫如僕者亦若有所繫而不可必遂矣奈何伏惟吾兄純明溫粹篤於向道以此爲政必能近人然僕竊有願言於兄者大凡年少高志之人於事未必備嘗故或病於疏文藻雅逸之士多不耐煩至以簿書獄訟爲溷褻故或病於華而無實而謫官遷客縱不怨尤又往往以簡曠不事事



爲得體故或病於情竄而苟祿此三事雖號爲賢士大夫者或不能免也以兄之篤於嚮道自然不墮落此弊然僕所望於兄亦惟兄不使毫髮有類於此而已若使此處縝密卽是學問縝密一有脫漏卽是學問脫漏不當舍此更言學問也大學曰心誠求之孔子曰無倦惟兄留意焉僕自少隱居亦嘗痛百姓疾苦欲援手焉而惜無路也以爲他日苟幸從薄宦庶幾得一社一民以自效雖才器駑鈍亦庶幾興起一兩事利人者除去一兩事病人者以少償所願焉及竊祿於朝浮沈郎署數年竟不能一獲素心雖已罷官閒居猶用此爲歉兄初亦署郎也不謫則不爲此官矣是僕昔所冀而不得者兄今得之兄之志豈與僕異耶則今日之謫固天所以拓元之才成兄之志而試之實效也僕竊爲兄幸之廣德之民以黠悍著聞久矣昔時治廣德者患其然也則必峻刑法以繩焉民見上刑法之峻也則益出於悍黠以求必避是以至於上下相賊刑罰益以峻而黠悍益不可勝曾不知君子長者雖無一時

操切之效然每每能使人回心而率化乃知漢史馭惡馬者利其銜勒之說爲未然而蘇洵以齊魯待蜀人之說益可信也兄意云何或能了大洞之約悉意請教當在此時故不盡言兄其亮之

與吳峻伯縣尹

前使者冒進警言自分必且見絕於吾友矣適會陳戶曹道及吾友欲相顧是吾友舊愛之深不遽以警言爲臯也卽令人往候使節於白氏則已行矣悵惘竊惟論治者先體故按督之體異乎州縣風憲之職異乎拊循而州縣之所以拊循其民惟其平易豈弟大小畢輸其情使民之入公門者如入乎其家見守令者如見其父母是之爲貴耳使民見威而不見德敢怨而不敢言則雖一時或能收整頓操切之效而其所斷喪者多矣書高明柔克可省也向孫文卿在江陰嘗過僕僕問之曰兄素講學學問不是空談卽如大學論平天下如保赤子此便是真心便是明明德兄試自省百姓到面前時可與自家兒子一般文卿應曰此意卻似有之僕



荆集一  
當時不以爲然曰兄得無太容易說了久之詢其所以蒞民果無甚愧乎其言僕是以心慕而敬焉文卿方於事上而圖於撫下是以雖或惡而謗之而不勝其愛而譽之者之多也眼中亦曾見一人爲江陰使百姓膝行而前俯伏戰慄不敢仰視此輩者何足多哉吾友清才雅志僕何用喋喋若此但柔克之說爲高明者發耳傳曰善人受盡言僕素以豪傑望吾友豈獨善人已也相念甚勤未知使節何時更入郡耳懸素不遣人持書入府縣中今特遣此以謝兩次不得相見之故且恃吾友之知我也此後有持名到貴治者必僞無疑預言之

與金攝山縣尹

金入於人治數經火力愈鍛鍊則愈精純而授新馬於舊牧之圍試其熟技則人與馬益相習雖然其雜金固有一火焉則耗者矣其牧馬如東野之御固有始則善而久則馬逸焉者矣攝山之凜坎於世也是金之數經於火也其再令於章邱也是再牧馬也吾

見攝山之愈進於精純而章邱之民與攝山益相習也雖然不可以不兢兢也使久而益精也而無耗焉久而益相習也而無逸焉而後知攝山之果爲良金與良牧也近得李中麓書言章邱凋弊甚須得良吏拊循極有望於攝山僕以爲在攝山舉定海之故事行之益加之意而已至於馬因地異性人因地異習銜勒有緩急飼秣有燥溼不窮其力不失其性則在善牧者虛心而調劑之僕又何言哉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中庸輯略序

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齋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為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為輯略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於諸家則又著為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略集解兩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版輯略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版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為六家為九流其道不相為謀而相與時為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為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



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於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以闊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

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於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卽在於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羣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揚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於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



矣其未能不浸淫於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在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爲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明道語略序

道致而已矣學者何其多歧也蓋聖人贊易模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卽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卽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卽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爲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

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忿窒欲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也是乾之所以爲易而坤之所以爲簡也如此則爲敬以直內不如此則爲以敬直內如此則爲集義不如此則爲義襲如此則爲由仁義行不如此則爲行仁義故曰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歧也彼其所謂從事於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欲以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卽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每存一中字以著之者矣不知心本無著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粹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之乾坤而善發易之蘊者莫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書得於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鳶飛魚躍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又曰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於心者其爲敬以直內者耶其爲以敬直內者耶其爲非力以存之者耶其爲力以存之者耶其爲活潑潑地者耶其爲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弼自少有志於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於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采其要略而刻之於邑申以其出於明道者爲多也而題之曰明道語略嗚呼學者患不知求之於心知求之於心矣而其多歧又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

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蚤爲之辨醒其隱然而

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

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

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



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  
 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  
 以知其為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  
 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  
 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為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  
 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  
 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  
 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興赤者世傳以為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  
 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  
 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為是說  
 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  
 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  
 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  
 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

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  
 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  
 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  
 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支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  
 之織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  
 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擿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  
 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  
 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  
 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  
 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  
 見之

巽峰林侯口義序

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蓋有執器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  
 而求之乎道雖然未若即器而道之為至也有稽古而無得者論



者曰盍反而求之乎今雖然未若卽古而今之爲至也有滯經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心雖然未若卽經而心之爲至也孔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夫詩之詠歌禮之數度豈非所謂器而詩禮之爲經也豈非所謂古也哉試嘗觀之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興則詩之詠歌關睢猗那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遊乎關睢猗那之間相與倡和平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脈之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興矣非旣學詩而後反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禮之數度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遊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脈之肅然以歛也則是學禮之時固已立矣非旣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爲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爲經耶故卽

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爲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歛者之不爲吾心耶故卽經而心是已然則何末非本而又何所逐耶何本非末而又何所反耶雖然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非獨今日然也在孔孟之門亦或不免於二之矣子夏傳詩傳禮後世訓詁家宗之子夏非訓詁也然已權輿乎訓詁矣聖人懼其滯而無得也而曰女爲君子儒君子者務本之謂也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卽性與天道也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而無得也爲之說曰盍反而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爲必絕去形聲文字與訓詁求之窈窕冥冥而後可以爲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林侯口義者侯之與二三子所以講於六經孔孟之書者也林侯苦節而不以驕世峻行而不以矜俗其志務於反躬以求盡乎精微而於古人形聲文



字之間乃索之如此其密而析之如此其詳嘻吾知其不爲滯也其殆有見於道器古今之不二也乎雖然吾猶懼二三子之二之也二三子試致誠而求之默識吾靈知靈覺之本體於羣居誦習之中融然以液否耶肅然以斂否耶是融然而肅然者在心耶在經耶在心也則何待乎經在經也則何感乎心是心與經一者耶二三子可以卽此而自得之矣而又何窈窈冥冥之求哉或曰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也子顓顓焉若恐二三子之離而去之何也曰本末則必有分矣二之皆敝也且夫滯經之敝淺而著離經之敝深而微滯經之敝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敝雖疏通者或不免溺焉吾舉其深而微而二三子乃或昧於其淺而著吾欲使二三子不溺於疏通之士之所溺而二三子乃或不免溺於固陋之士之所溺則非余之所敢知也而亦非林侯之所知也於是口義刻旣成丹徒李令來請序序之

筆疇序

苟可以誘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兩鬪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其鬪耳而滑稽之士爲之微言冷擊嘲諧詼諛於其旁則釋然一喙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冥冥或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兒佛媼爲之張皇神鬼指徵禍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夫苟可以解急鬪則嘲諧詼諛或捷於詩書禮樂苟可以懼冥兇則神鬼禍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禍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鬪而懼兇則君子所以爲勸於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爲勸於世雖其戲如滑稽誕如禍祥且不廢也况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詭於繩墨者乎筆疇之爲書自居身御物至於家人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衢巷之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醇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慎柔寬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濡下賓名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責懲窒忿慾之緒言亦往往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往



往上柔弱黜剛強至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迷陽卻曲以晦世而免禍為是書者其意毋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以觀其深剗其駁焉而節取其是者以問巷鄉曲之士讀之且將悚然有動乎其心怵於禍而冀於全去其狷忿鬪爭恣睢兇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寬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是書故有板刻吾邑吳前川翁乃刻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玉既得其全書於是并刻之以廣於世以成父之志云

王君注握奇經序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為之寤寐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算焉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所不至而已藝既稍習已而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為之營救布置余於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而又惜不早

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精神寓之於譜弈者索諸己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奚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奚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此自伏羲畫象貞坎悔坤為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為黃帝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顧其文簡奧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說為之注釋其諸家言兵有及於握奇者悉取而附之其營算占候亦綴焉以為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歎其有似於吾所謂奕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為營縱輕銳往當匈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握奇為八陣鉤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奇其說以為得吾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盪醜虜特為易事蓋余之於奕也雖知思與譜之無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



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親鼓鼙之間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江陰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晦租餼錢貫絲縷鼓合醬罌鐘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爲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墟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箛篥淮蠙江

龜海錯之纖細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穢雜而略之而況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其敘山川也既無關於險夸瀦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壞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與於家之籍專記圖畫狗馬玩具爲妝綴而租餼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誚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



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爲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  
江陰於常州爲屬邑而枕江之衝爲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  
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  
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爲政潔己愛民才敏  
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謠俗水利防江治盜之  
源委本末節錯絲棼蓋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羨  
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於  
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臧獲之奸良與夫鐫鑰閭戶之  
守雖其錙銖隱蹟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  
慮之所及而登之於籍至其纂輯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  
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剛存  
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爲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  
然任公之徒精於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爲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  
棄與之法與夫卮茜荻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

著之以爲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爲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籍之  
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於實用而不取辨於具文焉則一  
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  
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爲江陰者因  
趙君之所爲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爲之書其端

鄭君元化正典序

會稽金錫竹箭之產甲天下其鍾爲人文大率峭拔清慧能以文  
章勳伐耀於當世至於外方之士亦往往能倣瓌怪以露其奇  
蓋所謂地氣然也會稽鄭君少喜談兵讀韜鈴諸書尤工於風角  
鳥占嘗北抵宣大東歷遼薊掀髯謁諸邊帥談笑油幕間每虜鏑  
驟飛發一語策勝敗屢屢奇中以是擢貴璫老將而出其橐中之  
金短衣飛鞞目中無百萬貔虎氣當此時蓋一機智勇辨之士及  
長揖邊帥故裘南歸乃究意黃老內養之學翱翔吳會與媿媿騷  
人墨士相徵逐寄身藥肆中喑然守柔下簾晝卧人不識其有雄



氣者蓋鄭君始終若此亦奇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峰碧厓諸異人之傳嘗著內養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槩本之中黃之說又謂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蓋暗藏火候以爲邵子最得伯陽微旨余聞內養家多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陰陽無偏勝而已鄭君乃以爲實有是數若跬步以至百步然者余不能盡解其說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牢島不夜之間庶幾復遇異人焉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黃石海蟾之流蓋嘗決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其歸以語我

右編序

古今宇宙一大碁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碁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奸良淑慝烏獸夷狄各止其所以界碁局也至於弈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略備矣自三代

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愛惡利害情僞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爲之慮者雖不可爲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弈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前左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爲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左編附序

左編者爲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爲諸儒傳經生



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爲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詖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斥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爲奸不可窮詰其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文編序

歐陽子述揚子雲之言曰斷木爲棊煖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書乎然則又況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三三之畫亦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則所謂一與

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茲以往巧曆不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雜編序

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曾子論道之所貴者三而歸籩豆於司存以反本也論者猶以爲頗析道器而二之莊生云道在稊稗在瓦礫在尿溺其說靡矣儒者顧有取焉以爲可以語道器之不二也語理而盡於六經語治而盡於六官菴以加之矣然而諸子百家之異說農圃工賈醫卜堪輿占氣星曆方技之小道與夫六藝之節脈碎細皆儒者之所宜究其說而折衷之未可



以爲蹟而惡之也善學者由之以多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質則繫乎所趨而已史家有諸志雜編者廣諸志而爲之者也以爲語理而不盡於六經語治而不盡於六官也故名之曰

雜編

福建鄉試錄後序

代

竊聞化之隆也候於遠治之衰也候於近周文王壽考作人而汝濱江沱之間至於田野武夫皆可爲干城腹心及周之衰則自溱洧之郊密邇王畿且學校墮壞士人桃聞而缺於禮故詩人本王道之興廢免且子衿並列於風豈非以遠近爲候與今閩粵去畿甸最遙乃士人蔚然有章采禮樂之華掇仁義之精其經術直與鄒魯相抗而文采或過焉於戲此所謂候諸遠者乎蓋自我高皇帝取閩時曾不血刃而八郡嚮風山珍海錯海外奇寶方軌而走於中國下至蠻谿蠻壑皆得脫去桴鼓之警而修其俎豆之業者且百餘年今天子又方懋德建中以仁義禮樂鼓鑄區宇漸濡煦

沫冒於海隅是其人文之化鬱於古而盛於今有不然與說者謂文王國於岐豐而江沱汝濱正直其南故詩人歌之謂之二南言王化自北而究於南今京師古幽薊之墟當中國良維閩粵當異維亦直其南觀之天文北極執斗樞以旋轉六合而閩粵在東甌之宿近太微明堂之位北直斗柄又大海首起於東北而其委在東南潮汐相應天地呼吸之氣相通由此言之天運人事殆有符應者乎故必以閩粵之盛爲天下文明之候而不敢以繫之一方之開塞也夫多士者不啻古兕冒野人之儔也旣與山珍海錯並輸於天子豈不有魁梧瓌偉之器可以當干城腹心如兕冒野人者與則世有歌頌天子作人之化其必以閩粵爲二南矣多士則永有聞於世矣乎

東川子詩集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鄰於悲斯其爲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



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妝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爲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強爲柔婉如優伶之相閱老少子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爲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鬪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愾然有躍馬買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怛怛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鄰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管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爲載歇驕遊北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爲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疏健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風者其塞垣諸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榆關千里秦

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尙亦有駟鐵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爲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爲楚聲竊喜東川子之爲能爲秦聲也乃爲之題其首後有采風謠者自當得之

前後入蜀稿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爲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有所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爲挂猿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所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所謂別爲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我巫青城之竊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崖斷棧水則隘以驚江急峽鬪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所夢而游寤而歎焉者自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



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爲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  
深而輕舉冥投之好移變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竒麗之觀改蓋  
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峨者旣足以著山澤好奇縵縵顧慕不  
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游羈旅憔悴  
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爲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  
快與雖幸爲情志之所快而限於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  
者旣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爲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  
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  
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  
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爲可諷  
也公自郎官出爲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爲郡  
守也於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  
爲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煙之外雖蜀人亦素憚  
以爲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踐霜雪

穿猩鼯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  
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  
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關政理謠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  
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敘險也旣可以使人歛歔慘慄  
而如墮其敘勝也又可以使人感爽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  
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  
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旣刻爲二卷其子于德請  
序於余余以謂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  
勝於庭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而  
忘乎其險頓然釋志於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能自遂與不能  
自遣者皆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  
者亦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山堂萃稿序

余讀孔氏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爲言隱也彼其事



汗君而爲之士師至於三黜而不肯去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緇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今吾侍郎養齋徐公其可以與於若人之徒與嗟乎士之嗜欲歐諸其中而紛華蕩乎其守始進者躁於求而宦成者固其位能自脫焉者少矣公少時則已自致於亨衢然公澹泊不見可好其後反求乎理性精研乎義利益知自貴而賤物故雖居高位享厚祿而其貌沖然常若山林之癯其家蕭然常無十金之橐乞其身有毫夫之所不能決而必之以強健之年砥其節有寒士之所不能居而甘之以肉食之後自是天下知與不知言清名完行者莫不翕然歸公然則公之進而顯也其心與迹判者耶其退而隱也其心與迹并者耶余幸與公同鄉曲自蚤歲卽知慕公公爲侍郎而余適在翰林方其旅候於

隆隆之門而習見乎炎炎之態則悶然而返每一見公則不知泠然噓我以清風也而不能去公還於家余亦罷歸又獲從公遊每訪公之廬但見山窈水迴老屋數椽階前鳥雀鳴聲上下則不待見公而已如游於首陽之曲柳下之鄉可以使人樂而忘返矣已而公出其詩文若干卷曰山堂萃稿者示余余受而讀之蓋自其平生所謂應酬文字與得歸草堂以後諸詩及謝病諸疏皆在焉公非如文章之士刻鏤以爲工者也而其清遠閒散耿介獨立之氣黜乎其淵藏鏘乎其金鳴其風旨直與古者逸民采薇之歌三黜之語歷百世而相上下則又不必卽公之容望公之廬而公之爲人固可以一撫卷而得矣雖然昔人不云乎身隱矣焉用文之且夫所謂逸民者方將鳥行而蟬蛻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豈斷之以言語文字行於世也哉矧公位大臣又當天子嚮意之時苟少需焉施功於社稷被澤乎生民不難也公意猶若有不屑焉者而亦何藉於文乎然而世有不能卽公之容望公之廬者得其文



而讀之或可以得公之爲人則夫廉頑而起懦亦將於是乎在余  
既校而正之以還於公因爲之題其首

劔泉奏議集序

劔泉吳公奏議集凡幾卷在嘉靖初天子勵精思治博取俊又以  
充庶位尤注意臺諫之選公於是才召入院爲御史凡所建白  
多見采納若茲集所載是也於戲公之言備矣而其大者莫如劾  
柄臣之奸與請開通惠河諸疏始柄臣掌營兵怙勢爲奸利士大  
夫以爲隱憂而公慨然上疏攻之其言明白切痛多人之所難言  
已而相繼攻之者益眾然或過激不足取信而柄臣益恣不悛後  
天子亦自燭其奸下之獄以死蓋去公上疏時十五六年而公之  
言驗矣國家運道自通州至京師故從河運後乃從陸其故河廢  
閘猶在議者屢請修復而京師大猾倚陸運俾利往往爲飛語搖  
之公始建議則以身塞利害之衝又賴天子與相力主其事迄有  
成績其詳具公所上通惠河志中自河功之成也戶部歲省運錢

十二萬緡此則公言之既效者公又欲盡轉通州之粟於京師以  
消未形之患則其言未及行而憂時者多以公言爲是也公始令  
江山有聲而擢御史自御史出守處州歷官南京太僕少卿而致  
其事公爲人敏銳濶達藝於世務而圓於應機開口抵掌鋒鏘捷  
露課功策效不爽一髮非同迂腐拘牽之士指摩而坐論之者也  
公嘗謂余曰士大夫談說經濟指天畫地貫今古不足爲難惟切  
中事情若操刃而割刃隨手下卒無一刃不當肯綮乃爲難耳此  
蓋公之所自寓乎曩公在御史時又嘗爲余言儻得在塞垣之間  
當爲國家鞭笞韃韃鎖吉囊唵噠之頸而致之闕下蓋公自量其  
方略氣力有足辦此者以其不至大官故其所設施者不竟雖然  
是集也可以觀公之槩矣

聲承集序

漸齋子錄其平生交游往復之書及諸贈言名之曰聲承集凡若  
千卷漸齋子始居給舍侃侃厲名節故其時所與遊多慷慨奇節



之士已而謝事家居蟬蛻聲利晚乃刊落莖葉潛究精微故其時  
所與游多山澤肥遯之流與講學論道之朋且夫人之於世固未  
有獨立而無與者縉紳相與以同心而共濟雖山澤與世不相涉  
亦必有與焉以同道而相益此孤在一意之輩所以不可行於朝  
而狷狹枯槁逃虛避人之術要亦不可行於野也漸齋子以其真  
率苦淡之節而使海內高士爭慕與之游若不及又能以其謙虛  
不自滿之量而使與之游者爭獻其所長者如注而一無所拒故  
其在朝則相與秉公斥奸以共憂天下之憂在野則相與養志理  
性以共其樂於山林泉石之間蓋漸齋子之所取於友者既已無  
不盡矣然猶以爲聚散存沒其數之不可常人情久則易以忘是  
以雖其平生所與交一臂之人異日或至於舉其姓名且不能記  
其姓名且不能記則其所以交相儆戒策勵之意亦或至於怠且  
廢幸其書詞翰墨尙可尋繹而因以志其人之姓名與其所以相  
儆戒之意則雖其聚散存沒之不可常而宛然常如一臂之交雖

在燕閒獨處之中而自得乎羣居儆戒相成之益此聲承集之所  
爲錄也蓋昔柳子厚作父友志其人之姓名備矣然但以侈朋游  
結納豪傑爲美談至於切磋儆戒相成之誼未著也衛武公所與  
友自卿至於師長士至於旅賁資其儆戒以進於睿聖故抑淇澳  
之詩傳之至今然其儆戒之言可聞而卿師長士旅賁固亦當時  
所謂賢者其姓名獨湮沒不可見使尙友者有遺憾焉至子輿論  
獻子有友五人則幸於兩人者尙可識其姓名而慨然有感於三  
人者不可記今漸齋子修名砥節不啻如柳某其尙賢取友如獻  
子其老而好學蓋有衛武之遺使後之人慕漸齋子之風而讀其  
所爲書讀其所爲書而得其所與游者其將曰某也慷慨奇節人  
也某也肥遯人也某也講學論道人也漸齋子能以其所得於  
友者而又以爲後人尙友之助也其亦可以無子輿三人之感矣  
而余也又得以不敏之詞附姓名於集中其亦不謂幸矣夫

吳孺人輓詩序



古者既有左右史以記言動矣而又爲之詩詩之與史同於籍善  
事以鏡來世而咨嗟詠歎之則其味尤長而其風益遠蓋詩者其  
助史之不及乎然左右史所載惟其朝廷邦國王公巨人殊勳絕  
德非此不列而其載之詩者大半多閨闈房帷之間以及伐桑采  
葛髦笄膏沐家人瑣屑之事是以塗山有莘助贊王業然不列於  
夏商之書而十三國風自二姜許穆夫人以烈節著聞則詩人侈  
而歌之不一而足雖以田野閭巷之婦人若草蟲雞鳴靜女其名  
姓絕不登史冊其事亦無特異者而皆得見之於詩豈史主於紀  
大而略小詩主於闡幽探蹟其爲教一而其爲體則異耶然則詩  
非特以助史之不及其於女史尤要也漢時劉夏生善爲詩其所  
輯列女傳率本之詩謂詩之繫乎女史也豈不信乎吾友吳君敬  
夫之母吳孺人旣沒而士大夫爲之輓歌輓歌者沿於虞殯其樂  
道善事而咨嗟詠歎之者詩之遺也嗚呼孺人以閨中之懿非如  
男子有四方之事功德炳炳可以託於鼎彝之勒左右史之載而

與之不朽而又非有如燕燕柏舟載馳遭罹厄會以顯其奇節爲  
詩人所希詫其所可見者不過乎閨闈房帷麻絲漿酒之間尊養  
姑章敬承夫子家人女子之常事而已雖然槩以草蟲雞鳴之義  
其宜在所不廢乎是以諸君子哀而詩之以附於彤管也其以廣  
列女之采而興起幽人之貞也乎余國史也於序詩爲宜故推本  
詩之繫乎女史者而爲之序

鈐山堂詩集序

毛鄭說詩有詩譜以譜詩人之世也作詩者豈亦自譜其世矣乎  
至如羔羊之委蛇自公兔置之好逑公侯碩人之隱於公庭考槃  
之遁於澗谷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而說詩者爲之譜  
其世則因其人之進退隱顯而時之休明衰替變化而蕃閉塞而  
隱亦因可見故曰誦其詩知其人是以論其世也少師介谿嚴公  
少稱神童弱冠舉進士入翰林在正德間同時諸僚莫不優游玉  
廬而公獨引身鈐山之隩堅苦績學以窳其所蓄如是者十有餘



年故其爲詩多道巖壑幽居之趣而公之跡則疑於隱至嘉靖初  
公起南院歷遷南吏書是時公負相望久矣往時諸僚及後輩多  
已聯翩秉鈞軸而公猶迴翔散地如是者又十五六年故其爲詩  
多紀畱都冠蓋之盛公雖已位上卿而志未大得也則又疑於隱  
顯之間聖明御極垂二十年顧前所用內閣諸臣罕能稱上心者  
而獨注意於公遂自南宮入內閣未幾遂首內閣上下之交深故  
其積之也久經綸之業厚故其發之也遲自是禮樂典章屬公協  
贊煥然以備北虜南倭時有兵革舉賢授能密授廟算罔不奏功  
往往自爲詩以紀其盛至於一時人才公所獎拔而布列者亦彬  
然畢見於公之詩公詩有翰苑稿使粵稿畱院稿使郢稿畱省稿  
南銓稿南宮稿直廬稿公於詩文各極其工而尤喜爲詩公所寓  
必有詩若以自紀其進退隱顯之跡而讀詩者則以論世也彼杜  
少陵一老拾遺偃蹇無所與於世以其忠義所發爲詩多紀時事  
故謂詩史而唐人又爲少陵詩譜以論其世況公詩所紀當世之

國家大事皆身所歷而自爲之者少陵詩謂之詩史然則公之詩  
謂爲時政記亦可也毛鄭詩譜以譜眾人則詳於其世而人繫之  
少陵詩譜以譜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繫之必有譜公之詩者則  
公進退隱顯之跡益以明而世益可論矣公旣以全詩授胡梅林  
總督使刻之而屬某爲之序某竊以文詞受知於公公頗謂可與  
言詩者嘗侍公於苑直公示之近稿曰吾少於詩務鍛鍊組織求  
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爲之耳某對曰公南都以前之詩猶煩繩  
削也至此則不煩繩削而合矣公頷之已而曰吾不與後輩談詩  
恐以詩人目我而敝精於無益語也夫公之詩雄深古雅渾密天  
成有商周郊廟之遺知音者自當得之然公旣不欲以此自著而  
某又敢以此仰贊於公哉特舉公之詩係於談世故之大者使論  
世者有考焉遂書以爲鈐山詩集序公之諸稿隱顯備矣總而題  
之曰鈐山集蓋處貴顯而不忘隱約者公之志而讀詩者則以爲  
公之詩鈐山深蓄之力也夫



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爲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去氣轉於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溼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

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餽飭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佶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溼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如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爲若此然今之爲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余近思豈亦以爲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



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爲  
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  
也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石屋山志序

凡情撓於物者未有不累於中而喪失其所樂者也有人焉知夫  
軒裳圭組之足以爲累而欲自逃於山顛水涯之外以爲得所樂  
不撓於物矣然不知方其有羨於山水而莫之致也則或煩勞而  
悵望而其旣得也則或嗜深玩奇窮乎幽絕勞精神而不知止其  
據而私之也則一邱一壑悉以自占而若恐其或奪也其久而將  
去也則躊躇顧戀而其旣去也則或悵然有失如遷客之思其故  
鄉胥於懷而不能已此其患得患失於山水與夫患得患失於軒  
裳圭組者清濁有間矣其決性命之情以撓於物而喪失其所樂  
則一也孔子不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仁則所  
見無非山者然非待山而後爲樂也知則所見無非水者然非待  
水而後爲樂也非待山水而後爲樂者非遇境而情生非遇境而



情生則亦非違境而情歇矣故境有來去而其樂未嘗不在也苟其樂未嘗不在則雖仁者之於水知者之於山亦是樂也雖入金石蹈水火不足爲礙至於軒裳圭組不足爲繼亦是樂也君子所以欲自得者以此而已石屋者安成山水之勝處也彭君隱焉而樂之既官於四方而恨不能與俱於是纂爲圖若干卷凡巖洞之嶽峯飛泉之噴薄草木禽魚之窈窕朝靄夕霏之變化不假登頓不勞騁望而宛然坐得於此不離乎軒裳圭組之間渺然自縱乎幽遐詭異蕭散之觀雖人之未嘗至石屋者亦將於是焉可以神游而意到也君信可謂能樂於山水矣然吾不知君之樂豈以厭軒裳圭組之爲累而欲自逃於此歟或悵然於懷而不能自己歟抑其中固有可樂聊以寄於此歟君苦志好學而從事於仁知不欲爲亢世高蹈之士而欲爲中行君子其必有不撓於物者矣其必有不待山水而後爲樂矣因敘以問之

贈彭石屋序

君子之仕也非以爲利也其苦身以爲人至於手足胼胝而不敢以爲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貧室人交謫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宋儒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其學也爲己則其仕也必爲人其學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己順之讀其說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辭饋魚一二細事而略不及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之大計而此二事乃匹夫之小廉耳何太史公舍彼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廉也其意可知矣蓋以爲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爲己必能爲人也歟余從縉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有一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潔清好修者不啻幾人而余以爲未能無所利者非過歟蓋檢於耳目之所及而或忽於所不及慎於大或忽於細此僅愈於黷冒無恥者則可耳其去古之循吏不亦遠乎今夫以小民供有司之飲食器



具而不以爲有司之浚我以有司受小民飲食器具之供而不以爲小民之過奉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怪也嗚呼此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宜與山縣也里胥之供官歲爲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來署縣事公曰吾廩祿之外一錢亦私也況百金乎且我書生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爲不賢者地乎侯爲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居亦可軒然無求於世而顧有一毫利於官也哉侯治宜興數月有惠愛其利害所與革多可書而余獨稱侯之節且侯之節其大者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以侯之仕不爲己而其仕必爲人者可知己以侯之仕能爲人而其學必爲己者又可知己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耶於是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某與諸生某輩欲

留侯不得則求予文爲侯贈余不能辭也遂因侯之節而及於儒者爲己爲人之說以告於世之仕者非獨以告爲宜興者也

送太平守江君序

嘉靖中文人篡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爲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尤縮三省之口爲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於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沈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於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爲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驚於毒利暑溼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溝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



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可以有功者則漢  
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  
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於陡崖深溝之中固與出入於交人之  
地無以異也往時徼上之吐多竊山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  
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  
則足以備間謀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  
篡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爲篡人役也其左右之劫  
於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  
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  
而資其夾攻之力願爲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  
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於地形之兵加以間諜鄉導  
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爲內間因其仇國以  
爲外犄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於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  
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篡之首可以懸而

馘之矣其與勞師置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爲天子  
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於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  
責於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  
躍馬策勳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又

古之仕者化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於公卿大夫皆  
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贄而效之君  
也未嘗一日違乎其親其戮力於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  
銜命而使蓋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間而非有蠻陬海徼之遠且  
艱也然而四牡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於  
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取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  
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蕪乎事之所必集而  
下不必自割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急於此之時士之不樂於仕  
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徼於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乎其



鄉羈於畫土之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冒而歷者或絕棧驚  
波翳瘴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羣而縻者或侏僂猩  
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怪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愉悴與古已大  
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使之而惟斲乎其公之所必  
集下之人方且割其情之所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  
則今之仕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歛人也乃今爲天  
子出守太平當南徼之絕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獠雜  
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偕也豈亦有  
不樂者乎君旣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於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  
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  
能代爲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爲南徼雄鎮外  
拊交人之背內理綏諸蠻酋其爲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  
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  
親爲辭耶抑以天子方有事南陲欲借豪雋於鎖鑰之用而暫試

之盤錯之效以待旦夕而事定則遂還君於內地以便君之私也  
歟余固知君非久淹邊郡者也然則君其可以慨然請行而祈父  
之歌余知其不必作於他日矣

送彭通判致仕序

代府官作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則居者曲  
爲之挽而留之於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患於無與共勳  
伐焉則君與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爲之引而致之於是有  
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不患於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  
其或去者不能爲居者留則居者爲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  
爲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於是居者慨然有美於去者以其絕  
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居者以爲重然後風聲奕奕耀人耳目  
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於二疏唐人之於賀監是也自余官於  
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爲同僚君溫雅純粹行潔而材裕雖在僚佐  
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於得君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



君是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既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以余之迂拙無所用於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其糜於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羨乎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既已漸於遼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蚤夜孜孜斲盡乎己而被乎物者豈獨蹙蹙於世者則然雖肥遯高尙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清遠閒散條然絕不以聲利自汙則仕固無異乎其隱今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己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苟徒枕石漱流嘲弄煙月以爲曠達而曰世與我既相違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予也哉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今之爲蠲災之說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於三分之一內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信也而必溢其數於三分之一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爲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爲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乏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飢小飢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飢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飢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旣已不能當其所災矣況所蠲之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留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留者十不能二三也顯計留者二三



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畱者解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一二耳則是十蠲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蠲者未及乎七則其所實蠲又當遞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於十而蠲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徧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尙有一毛之益也而況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斂之柄蠲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期轉迫至於一無所負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於蠲矣是蠲之公困者虛也注之私困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於無一毛之蠲嘻其亦可歎矣章邱呂君判於吾常以督稅爲司者也君操履修潔饋遺一無所受可謂皜然不涅於緇其才精於勾稽胥吏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以繭絲爲功者豈古所謂撫字於催科者非耶己亥之歲將入京師旣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羨中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將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

免乎裁其三分如曩時耶將通其畱者解者之算而蠲耶抑猶不免乎不蠲解者如曩時耶呂君以督稅爲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算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蠲也此呂君之所不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贏朒而操縱乎貧富予奪疎其鞭笞而緩與之期使所蠲者雖一毛必達於民而所不蠲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呂君之所得專焉者也君爲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旣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飢而不害也歟

贈蔡年兄道卿序

嘉靖己丑余始識道卿於同年中已而同事於吏部後數年道卿爲刑部郎余見之京師又數年道卿謫爲廣德同知余游金陵而道卿適在焉於是又見之於金陵自始見道卿則貌樸而氣溫如



良金之蘊於礦也再見之其貌煒然其氣充然問之以古人之書無所不通間或作爲文辭率能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下如虎豹之不肯自晦其章而蔚炳時見乎外也又再見之則貌之煒然者以凝氣之充然者以虛與之語非六經之蘊不以言從而叩之非君子之儒不以存諸胸中如草木之將落其華斂其元氣而歸乎其根也道卿年未三十而余三見道卿亦不過四五年間耳既已屢變不可涯浚而且卓然有志於道借使過此數十年余不知幾見道卿不知道卿容貌辭氣又何如而其於道何如也其所謂速化者歟夫學者非其才之足貴而聞道之難聖賢之道易以簡而學者每病其難聞何也其毋乃多歧誤之歟故學者必一其所志而後精乎其進百家眾藝莫不皆有可喜可慕而皆可以附託於聖賢之道後生耳目好奇而不擇方其力蓄而氣銳力蓄則必有所滲洩非泛濫不足以肆氣銳則恥於一藝之不及又安能奪其可喜可好而專事於淡乎無味之至道哉其習之也惟恐其不博

而不知博之適足以溺心其羅而張之也惟恐其不文而不知文之適足以喪質及其力利於無所不搜氣竭於無所不恢於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搏影而不可得或得之又不足以理身而養性而適以溺乎其心喪乎其質於是始欲反之於道則力已利而不能果氣已竭而不可鼓大率少年剛銳之士不患乎進之難精而常患乎志之不一至於力利而氣竭則雖或不患乎志之不一而常患乎進之難精道卿既已落其華歸其根以一乎其志矣夫聚其全氣與力無所滲洩而一以輸之於道至於久而未有聞焉者吾不信也在道卿精進之而已於是道卿遷官廬州將行廣德諸生彭某輩來求余文以贈余欲堅道卿之志而勵乎其進也故聊爲之言以俟異日更見道卿云爾

贈宜興尹林君序

宜興環山爲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豕異獸柿栗茶薺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爲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



人亦以僻絕罕至其地其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衰之人而自老於巖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慙畏吏而簡訟山澤之稅不待督而入爲吏者旣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賓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石竇皆帶郭數十里內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士之所翫好而忘其身之爲吏也蓋凡宦於東南者莫不以宜興爲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捭闔旣無以異於大都誼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爲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之毗往往憑險以逃稅或擊鑼聚羣持木挺格捕者急則竄入鄰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訟獨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爲吏者亦苦於簿書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如此余嘗登銅官泛荆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爲之慨然太息其老人爲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撫循其民後爲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蠢蠢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之

故民生日以殫蹙而奸僞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大率在長吏矣於今迺見林侯林侯蓋所謂長者也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爲政潔己而恕人未嘗取辦於敲朴鈎擿以爲能然而期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尙有存者乎何侯之致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鑪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然爲之改觀易聽而况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年之誼又與宜興鄰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於侯焉

贈邑侯王春巖獎勸序

始侯之入覲也余嘗贈之以詩其詩曰無言似桃李有志笑鷹鷂得暇卽開卷長貧不受錢自余爲此詩流聞士大夫間其士大夫



之素知余者則曰是戇不妄譽人者其所譽者必其人也而因以知侯其素知侯者則曰是不爲鷹鷂者是不受錢者其譽之者必其不妄譽人者也而因以知余然是時候之爲邑僅踰年耳侯爲人惻悞不敏以近名又不善候刺人意而迎之故當時雖有知侯者然尙少也上之人其知侯者又加少矣或抑而挫之侯亦恬然而甘之蓋不汲汲於求知也至是侯之爲邑也三年矣其政之平易於其初者則益以精明於其後其守之不可緇於其始者則益以不可渝於其終於是上之人其不知侯者亦少矣其飛章而薦焉與其馳檄而獎焉者屬而至也夫侯能恬然於其抑而挫之者則亦豈有欣然於其薦而獎之者哉而余獨喜爲侯道焉者亦喜余所譽之益有所試耳所謂馳檄而獎者御史巡江鍾君其一人也於是侯之寮羅丞輩將奉鍾君之檄而行事焉而相率求余文以張之余觀鍾君所以獎侯之語固曰公而謹也勤而廉也其公而謹也無乃余所謂不爲鷹鷂者耶其勤而廉也無乃余所謂不

受錢者耶甚矣鍾君之知侯而其言之有似於余也然以邑人譽邑大夫則是上交之分而其爲言也近詔以監司譽屬吏則是下臨之勢而其爲言也必公余方且援鍾君以自信焉而羅丞輩乃欲張之以余文豈以予之言爲有抑於鍾君之檄也歟雖然監司之於其屬也終歲而不一涉其地焉則多得之於耳剽邑人之於其令也朝夕而薰焉則多得之於目注故悶悶之政可以孚乎其邑未必可以獲乎其上察察之政可以市乎其上未必可以愚乎其邑之人然則較吏治於上人之口宜不若巷處街談之口尤爲親且詳也矧余與侯又相知最深者哉且余譽侯於踰年之前與上之人抑而挫之之時人固不以予爲妄而信之也矧余譽侯於三年之後與上之人薦而獎之之時人其有不余信者哉侯好學而志古之道則其所樹立將不止如施之一邑者而古之良吏所居常不赫赫而去則見思侯行且去矣人之思侯也其將何如故余預爲言之以俟他日又當有信余者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君子近於靜而遠於囂近於簡而遠於煩非以便乎靜與簡之爲逸而憚乎囂與煩之爲勞也靜則可以致一而極其精爽之思簡則可蓄其有餘不盡之力以待其有爲是以神凝而幾決氣完而務濟易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后動莊生亦云室無虛空而婦姑勃磈今之言治者何其轆轤而好多事也麗省之邑上承監司部使而監司部使一省率數十人此數十人者滿其意皆若欲得一令而爲之役而令以一身而役於數十人拜跪唯諾之所承應米鹽瑣屑之所責辦率常以星出以星入然炬而後視邑事中夜而治文書雞鳴而寢睫未及交耳聞鐘聲而心已紛馳於數十人之庭矣驛道之令蚤夜飭厨傳戒廩餼走而候於水陸之衝賓旅之往來者如織迎於東而懼其或失於西豐於南而懼其或儉於北以爲得罪幸其無苛望懼然而出境則驟馬而歸未及脫鞅而疆候又以賓至告矣此兩者煩文縟禮之疲其形惕讒畏譴之鬪其

心雖有強幹之資剗割之才且耗然而耗矣何暇清筦庫察獄訟注意於刀筆筐篋之間而爲俗吏之所必爲者乎而又何暇蓄其力精其思翬翬然爲百姓根本計慮而出於俗吏之所不能爲者乎非其人之所不能勢使之然也宜興地僻以遐賓客之所不通監臨之吏或數歲而一至故其令常逸而尊又其人山採而澤漁其食衣易給而徭稅易完也非有確瘠嵒窟翦爪及膚之艱其俗椎朴而尙親重於去田畝而怯於犯法非有椎埋告訐之奸非有武斷睚眦殺人之豪非有探丸鳴桴之警故其錢穀訟獄盜賊諸課常省於他邑然則地之靜以簡而爲君子之所便近者宜無過於此而邑合馮君又所謂有強幹之資剗割之才者也雖使之驚於最囂且煩如前之云者猶或未有不濟而況其靜與簡者乎夫因其強幹之資而試之於簡則其力益厚用其剗割之才而養之於靜則其思益精馮君行哉子將踴躍以觀宜興之政矣

送柯僉事之楚序



承天故郢都據江漢上游扼襄沔荆鄂之喉自古爲巨鎮今天子起漢沔則承天爲湯沐邑且先帝寢陵所在天子旣肇建園邑備規制金堆之藏焜耀山石將與紫金天壽相望無極故其地視谷尤重於是撫按之臣請於上曰承天故荆南巡屬地遼闊守巡吏歲不能一二至且權分非所以重寢園也請自爲一道割沔陽隸之設守巡吏各一人詔報曰可其以承天爲荆西道鑄印置吏如所請而柯君遷之自戶部員外郎擢拜按察司僉事奉敕往巡其地柯君以學問幹局顯郎署間及是行士大夫皆以爲荆西得人也其友人武進唐某送而謂之曰柯君知斯職之不易乎蓋在漢時諸陵邑習俗龐雜豪猾所窟穴故天子常爲選用強察能治劇吏以拊循而芟蕪之其所以銷奸萌擁護陵寢之計甚至然是時諸陵邑近在輦轂下耳今承天界在南服地故阻險又楚人砮窳無積聚以剽悍相鼓舞其習俗視漢時諸陵邑何如也顯陵之工爲費鉅矣去年楚大饑流入聚而藪於承天左右僵者日幾何人

邱墟之間剗而市其齒可謂廩廩夫以杆軸旣空之後而斂之以日溢無限之費以轉徙罷弊之人而率之以趨期就辦之役此在素沃土重厚之民亦難矣況於砮窳剽悍之俗乎欲以銷奸萌護陵寢安得不深慮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柯君其無忽也哉贈郡侯郭文麓陞副使序廉吏自古難之雖然今之所謂廉者有之矣前有所慕於進而後有所懼於罪是以雖其嗜利之心不勝其競進之心而其避罪之計有甚於憂貧之計慕與懼相持於中則勢不得不矯強而爲廉其幸而恒處於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而世遂以全節歸之其或權位漸以極泄然志盈而氣盛則可慕者旣已得之而無復有懼於罪至如蹉跎淪落不復自振則可慕者旣已絕望萎然志銷而氣沮且將甘心冒罪而不辭是故其始也縮腹鏤骨以自苦而其後也甚或出於饕餮之所不爲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而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雖然此猶



自其既壞言之也方其刻意爲廉之時而其萌芽固已露矣苟捐之足以爲名而得之足以爲罪則千金有所必割苟捐之不足以爲名而得之不足以爲罪則錐刀有所必算人見其千金之捐乃其奇節而不知錐刀之算其真機也從而謂之曰廉嗟乎是安知古之所謂廉者哉古之所謂廉者必始於不見可欲不見可欲故其奉於身者薄奉於身者薄故其資於物者輕雖其一無所慕與無所懼而未嘗不廉蓋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郭侯治吾常以平易豈弟與民休息爲政而尤以清苦繩約自律余始見侯如是則亦以爲今之所謂廉者耳徐而與侯處聽其議論察其志之所存乃知侯非今之所謂廉者也侯性本澹泊苦厭紛華又嘗講於歐陽南野先生蓋知從事於無求飽無求安之學者嘗言曰我蔬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布裯則寢乃安紵裯則寢不安其奉身率如此然則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侯蓋古之廉者也聞侯之夫人亦樂於糲食敝衣與侯所嗜好無異然則古之廉者猶或不免於

室人交謫於是益知侯之爲難能也侯居常三年陞山東副使以去侯之僚霍君裘君與其屬武進尹楊君徵余文爲侯贈夫侯之廉人既已盡知之而奚侯乎余之言耶雖然余知侯之廉非出於慕與懼而方其爲守則猶在有可慕有可懼之地也自今以往官益峻而望益隆將可慕者得而可懼者去矣侯之廉猶是也而後人信之曰侯果非慕與懼者也然則知侯者莫如余先也而烏得無言乎

送邑令李龍岡擢戶部主事序

嘉靖甲辰至丙午東南連歲大祲先是爲戶部者疑有司之緩於其賦而私於其民於是水旱霜蝗之奏十不一聽而沮抑推勘之令嚴軍儲國需窘乏常在目前而里閭疾苦常在千萬里外於是蠲租發帑之請十不一得而督責迫促之網密李侯爲武進既遭大祲則計以爲戶部之不信有司非其壅膏以自潤之爲咎而患在不盡知有司之急有司之不見信於戶部非其籍災以庇民之



爲罪而患在不盡通戶部之情如使爲戶部者知有司之急則固可越法破例以爲貸而曲全乎有司爲有司者通戶部之情則亦可據法奉例以爲請而無逆於戶部然而有司常冒求於法與例之外而不知裁請於法與例之內戶部不能靳恩於法與例之內而亦不能借恩於法與例之外是以其勢常相左然則戶部之不信有司非戶部之拒有司亦有司之自拒於戶部也今縱不敢望戶部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爲之計猶可使有司設以身處戶部之地而爲之計於是日夜搜檢故牘及訪之邑中士大夫家得戶部支運折兌故事絲髮無耗於國而百萬有益於民者凡四五條爲疏以請於撫按撫按以請於朝而下之戶部戶部果以爲便不終歲而奏行之自武進一邑得免米若干萬石及東南諸郡邑共得免米若干萬石三數年間東南連遭大祲而民不盡捐溝壑者李侯之功爲多居久之李侯以政最擢戶部主事夫李侯之爲有司也既已能辨戶部之事爲戶部也其必不忘有司之心爲有司

也能設以身處戶部之地而爲之計爲戶部也有不能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爲之計乎韓退之以爲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余以爲其自同者始於氣脈之相貫其自異者始於氣脈之相壅蓋在周時司徒主國計而州長縣正實受法焉安有爲有司而不能通戶部之情司徒斂財賄而荒政聚民尤必先焉安有爲戶部而不能知有司之急如今日者乎然而司徒之屬有司救一官實周旋於上下之間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於州縣以告之司徒而施惠焉是以長正與司徒氣脈恒相通惟司救焉是賴今之世無是官而戶部郎出爲郡守縣令入爲戶部郎則猶有通融之意且國家財賦委之戶部而源於東南諸郡縣李侯佐戶部倘尙書有問錢穀盈縮與國計民力之孰利孰害李侯必且舉所嘗治縣者以對至於異日四方水旱凡有請焉而無不得者必李侯爲之周旋其間也

贈訓導邱君序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爲之饋醬醕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醬醕爵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顏色怒喜爲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雜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於責矣于然飽且卧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爲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爲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

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況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爲諸生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爲才耶若邱君者其幾於自盡而爲吾之所



求者乎邱君卑而無所緇於利於今之菽菽齷齪之態邱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爲其人向使齷齪者而出乎古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邱君於學之諸弟子羣然曰邱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邱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邱君余旣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邱君爲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邱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爲贈邱君序時嘉靖丙午秋七月也

贈李司訓遷官臨安序

古今之變其可怪也歟古者任官以才雖無所不擇然自一藝而上皆可以器而使也至於學校之師則規規而謀之曰彼有道者

乎彼有德者乎彼道隆而德純者乎何其求備之至也古者或委之以卿相而不懼投之以盤錯而不避至於命之爲師則逡巡而若驚焉曰吾不堪也雖亞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何其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授之爲師曰彼無不可焉不自量其身之能與不能也傲然而當乎爲師曰吾無不可焉嗚呼古之所靳而不以與有道而未隆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人之所不遜也其亦可怪也歟或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難焉句稽廩食督促升散如是而已耳其高者講章句課文字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爲師如是而已也則誰不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興禮樂而後可以無愧然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歟又安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謂失人不自量其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己失人者則旣失於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己者則所失者已耳可以勉



而補也說命曰惟教學半古人之於教未嘗不學而其學未嘗不資乎教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嘉靖丁酉余始識司訓李君於宜興會君調臨安教諭於是諸生愛君不忍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爲忠實長者氣溫而語確能自異乎時之爲師者可謂有志之士也司訓與教諭雖同爲學官然司訓於官爲貳其勢不可以專不專則其責猶輕教諭於官爲長而一學之事皆專焉專則其責益以重矣君固且傲然當之而已歟其亦畏且懼歟吁君其自勉而務學以有補焉可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余又奚說以贈君哉

送陸訓導序

六籍之教之廢也久矣而詩爲最甚何哉六籍皆以文傳而詩獨以聲傳也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於雅頌乖刺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聞韶樂於齊不知肉味又得文王之操於萇弘乃始默然自信曰吾六十而耳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太師歌關雎而曰皦如

也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刪詩定其中聲得三百篇皆被之箏絃而雅頌各得其所其於門人弟子亦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聞聲歌所宜之說於師乙則夫子樂而與之曰賜也可與言詩矣然則詩之爲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漢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盡亡然其時樂師尙能譜鹿鳴伐檀文王騶虞四詩又不久而廢韓毛諸家號爲專經竭其力以爭草木蟲魚至問其首節不能解也今三百篇具在學官諸生誦習其文與諸經同然絕無有能繹而歌之者而弦匏琴瑟諸器因此遂不列於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賓興鄉飲酒學官命弟子時一歌之然有聲而不成調噶噶然若擊土鼓然不知其於槁木貫珠之義安在乎若是而欲以陶養性靈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然則詩之存者其亦少矣余少而受詩說於邑人陸文禎先生嘗病不得其聲而亦未暇請於先生也今先生之弟文祥爲海鹽訓導文祥亦善說詩以詩貢爲是官是官蓋古司樂之遺以六詩爲教者以其



人之素善於詩而又當乎以詩爲教之官竊以爲發古六義之意以長育人材而興起菁莪之化非習其文而兼通其聲則不可此其責在文祥宜無所讓故余推舉詩之興廢以爲說然余少時聞今之歌有越曲者越人類能歌之而尤著於海鹽之間余亦不能辨其聲也文祥之行也其將能辨之耶豈所謂詩之遺耶抑亦浮豔要眇繁音促節悲而助欲者耶南風柔而靡近寶而民佚以宕海鹽故濱海之沃而柔靡奢慢之俗也豈其俗之發乎其音者固然耶里謠巷謳采詩者以觀風焉其信然耶夫古聲詩之義不傳而豔詞麗曲譁於民間此最教化者之所禁也嘻文祥其尙能以雅而易淫也哉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鞀鞀驟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閒不一遇空洞之石則

遂終無聲矣使其爲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爲然而瀕江處處有之則聲當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柏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線路闢百餘年之塞而牂牁兩江燧燧帖息蓋柏村之沈毅如太阿之在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爲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鷲帥數蹶事人人以爲非二老將不可而廟堂亦遂召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若膠噤而不能謀臂若蹇縮不能展謀焉而率不見奇展焉而率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奴恣睢豈必勁於西番南徭江海沮洳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或以此歉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歉昔者李郭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銳而有餘及與九節度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旣灰之燼而不足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與



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  
安知不且爲東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  
南卽毫毛之功未可必立況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呼士不能  
自爲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  
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於東南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  
功處將不有技癢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  
歎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贈張方士序

儒者詆老氏有生於無之說而聖人無聲無臭之密旨遂亦不傳  
於世於是修之而爲名檢氣節文之而爲辭章經術雖華實不同  
其失聖人之旨均矣竊疑二氏專求之靜虛縱不能無毫釐之差  
其去聖學要之較世儒爲近於是讀其書問其說於其徒則往往  
旁門曲見徇象執有蓋亦失所謂老與佛之旨矣非特儒者爲然  
也已而因西蠡蔣駕部以會蜀人張方士自言常遇異人於襄陽

叩其所傳一以無爲爲宗得其神氣出入之門而守之以至於坐  
忘而後爲妙參之陰符道德無不脗合可謂得老氏之髓其於楞  
嚴圓覺諸佛氏言亦若符契然則爲二氏學者蓋未嘗無人也吾  
聖人無聲無臭之旨倘亦可求乎余是以贈之以言使爲老氏學  
者其無疑於張君之說而學聖人者其尚求所謂不傳之密旨而  
毋徒安於名節文辭之學也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自三十二相至於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  
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  
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既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卽不離娑婆世界  
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  
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爲著而爲其  
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爲  
苦海以解脫爲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



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第之意其出於此乎然則世豈真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第之行也以補陀之眇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母蛟魚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蓋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於孔氏孔氏之宮歸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嗚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而彼能奔走人於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於可以目量趾援之間彼不憚置身於蛟魚之窟而此畫地於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關斯人而鍵之耶藉令第始者不爲彼而爲此其能必至於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柅第之行而迴其轅於孔氏也第茲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葉包菴先生壽序

嘉靖壬寅之歲先生年六十門生若干人相與謀贈先生以言順之說於眾曰蓋嘗觀於漢儒林傳矣乎漢初六經始出秦火齊魯諸老先生大率各以其意治經凡數十家自是諸生各自名其師說而固守之終其身不敢變一字一句以爲家法又各自以其師說轉相授受雖支派分擘莫不繩然以世迭譜生徒之盛一家或至千有餘人其傳且十數輩矣猶然名其首傳之人而曰此某氏易也此某氏之書若詩與春秋也在元封間表顯六藝取其說之盛行者立爲博士自餘諸家則或以其無師與無書可傳也遂罷不列自是之後諸博士弟子多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論必令傳經義以對至勤人主親自問其師何人師說云何則對曰臣師某也臣師之說云云蓋其重也若是故當其時經生之爲業也專而篤經師之爲功也尊而信以久今吾包菴先生其古所謂經爲人師者非耶先生行修而志潔其於書無不涉也而尤攻於詩先



生治詩且三十年雖一以傳注為宗然訓詁名物之外往往能深探古人之精微而發之於文自邑中諸先輩故多以詩名家至先生乃益精先生之出邑子以詩為業者大半多先生弟子先生為學者說詩絲聯髮比關竅開解音節洞朗學者俯而聽之如身殷周之間而聆猗那關雎之響也先生古慤自信故其宦不達順之碌碌在弟子中進不能張大先生之教以行於世退復不能推衍先生之說以淑於人顧獨知守所聞不敢變而已然諸弟子中固且多顯者若夫精於其業而轉相授受者固已不可籍記矣安知不有以經義為國家決大議論引師說以對如昔人者乎又安知不有史氏傳儒林者且將家而列之曰葉氏詩焉然則先生之壽固遠矣若乃壽先生於年齒間不其未歟眾曰然請以為先生壽

薛翁八十壽序

古者鄉有耆老父兄則率其一鄉之子弟烝烝然皆勸之於善而況於其子弟乎至於後世雖其子弟亦莫有勸之於善者而況於

其鄉之子弟乎若此者非古人徧愛其鄉之子弟而今人不自愛其子弟也何者其為愛一而其所愛之之道異也古者貴義而賤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子弟之趨於道德仁義也是為愛之而已矣後世貴利而賤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子弟之趨於富貴利達也是為愛之而已矣嗟乎人情固憚乎趨道德仁義也雖督之弗率也而不足以悅其父兄之心則將益怠而肆人情固競乎趨富貴利達也雖牽之弗止也而又非此不足以悅其父兄之心則將日銳而堅蓋風俗之靡而古道之缺然也久矣非有志之士孰能自拔於此薛君圖南其始之所自為與其父始之所以望之者固亦猶夫人耳已而圖南游學於四方得聞仁義道德之說於鄒東郭先生於是惕然有悟快然如遷客之反乎其家則又講求於鄉先生毛古菴與其鄉人朱信夫唐希古之間乃益以自信始欲剝落枝葉歸其本根既而語其父薛翁曰南也將為此而不為彼矣翁亦惕然知始之所以教其



子者之非也於是惟恐其子之不爲道德仁義與爲之而不底於成也圖南益感其父之愛己則日夜淬勵惟恐其不爲道德仁義與爲之而不底於成也吾見薛氏父子之交相成也可不謂能自拔於今之人者歟於是翁年八十圖南與其弟某欲壽翁而問其說於余余曰夫古之所謂不朽與所謂有子者可知己且薛氏父子既有關於仁義道德之說矣則較修短於彭聃殤子之間豈足以爲翁壽而鞫臂曲膝饋醬醕爵亦何足以壽其親也哉薛氏居夫椒山夫椒眇然在五湖中土狹而人輳其富人則通魚鹽逐什伍之利其貧者鼓刀筆工獄書家爲胥史以機變鬻訟爲常故其所爭不能錐七而骨肉且反目矣斯固貴利賤義之甚者歟由此言之薛氏父子能自拔於今之人尙不爲難其能自拔於其所居尤足多也夫風俗之靡也其初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其反之於古也其初亦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夫椒之俗之至於是也吾不知其初孰爲倡之者而其不能反之於古也吾知其惟無有倡之者耳

使薛翁之所以望於圖南與圖南之所以自爲者繼此而必底於成彼鄉人之聞薛氏之風安知不有感而興焉者乎然則異日夫椒五湖之曲有稱鄉先生能風其鄉人者必薛翁矣乎是謂翁之能自壽而圖南之能壽其親也已

羅君八十壽序

先王所以養老者何其厚而尊也饋醬而醕爵非無人也而天子親之割牲而總干非無人也天子至自祖焉冕焉而爲之天子事老者蹶蹶然如子弟之事其師而無敢肆也老者受天子之奉衍衍然如自受其子弟之奉而無所讓也若然者豈先王以爲天下之子弟不足以尊事天下之老者而至於以身代天下子弟之役哉蓋王化必始於孝弟而孝弟之行於下非自上率之不可則尊有所伸固不得而降敬有所隆固不得而殺也周衰而此禮廢矣絳縣老人有白首而從征役者雖洙泗禮義之鄉至於斷斷然少肩其老老下其少而莫之正也由此言之則自諸侯之國鄉黨之



間亦不復知齒之可貴矣而況於朝廷之上哉嗟乎王教興則老者尊於朝王教廢則老者不得尊於鄉蓋其勢之使然歟老者於古今誠未有以異也尚不能不隨世爲貴賤如此而況於懷珍抱器之士又安得不貴於古而賤於今也歟此君子所爲深歎乎古今之際也夫後世天子之勢益尊而欲其屈體以事匹夫之老者如古之時其勢誠必不能然而老者固鄉人耳以鄉之少者而讓乎鄉之老者使少不肩其老老不下其少力役勞苦先少者飽煖安逸先老者此不過以鄉之人而讓乎其鄉之人耳豈亦有不能者哉然而自周之衰旣已不盡然在後世其又何說則是老者旣不尊於朝又不尊於鄉獨所謂稱壽之禮今鄉人行之而不廢也夫稱壽不過飲酒獻酬之間其爲禮至末也然而爲子弟者曰吾父若兄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爲鄉人者曰吾鄉丈人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是尚齒之遺也以此意推之老者其亦可以尊於鄉矣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豈非飲酒獻酬之間而其俗猶

有近古者歟歟人方生大中從余游求余文以壽其外家雙溪羅君而余不靳爲之言者以爲是尚齒之遺風俗之近古者也君本衣冠之後而隱於商梁宋吳楚舟車之轄無所不游四方名士無所不交及其晚年息機以歸老蕭然一室若不知有門外事者蓋方生之語君如此則固老而有行者歟吁有如君者以生於古而親遇三王之盛安知其不在祝鯁祝噎之列也歟奈何使君尊於鄉而已也然而吾猶幸君之尊於鄉也

李封君七十序

代

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白文惠公旣登將相兩兄弟亦爲大官至尊重而其父秦公是時尚無恙每秦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踟躕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今副使五石李侯出則提方寸之印專制一道數千里之地操縱予奪在其手中而匍匐十餘州郡縣綰綬束帶之吏呼吸十餘萬乘城守障虜雄之士鞭笞深箐絕尙鳥言獸面之蠻夷而莫不如志



四方之望之也虎峙而嶽聳其人則奉其怡齋封君於內眷鞫而  
鞠臆獻漿而酌爵僂僂而候起居款密而承色語宛轉嬉獻於尊  
俎衽席間若嬰兒孺子然此其事與陳氏何異雖侯之祿位勳業  
其後來未知與文惠公孰上下而對君之壽考榮遇則既已無歉  
於秦公封君與秦公又同為蜀人善歷四五百年而兩家父子起  
而相望於岷峽大江之間嘻何其奇也然史稱文惠公居官有節  
槩不妄進取自為小官積十餘年不調一時翕然以恬靜歸之而  
文惠出入內外歷典方鎮其在官雖以精嚴立事而其意要歸於  
忠厚未嘗按黜一下吏人以為得於秦公之教為多李侯自兵曹  
主事為御史前後郎署十餘年較其資與望宜在臺省而侯逡巡  
出就方鎮其故寮多至公卿者而侯坦然無幾微不平見乎色詞  
此其與沾沾競於勢利者遠甚侯嘗以御史巡江南又巡閩所居  
雖以憲度從事而溫厚博大未嘗作威福以裙摭刻峭為能及為  
副使則益鎮以清淨數千里內吏承寧一之化民荷悃幅之仁軍

戴醪纘之賜而蠻夸亦息戈負耒喁喁然自嚮於亭徼之外然則  
侯之行已蒞官大率有似乎文惠公而祿位之同不同有不足論  
者至於封君之教其子雖非外人之所得聞然亦知其大率無以  
異於秦公之所以教也於是封君年七十有二余父與侯為同年  
封君余大父行也道遠不能走賀堂下噓倘余得走賀堂下而見  
侯之侍立左右將有跼躄求去如秦公之客者乎

陳封君六十壽序

封君年六十而王君懋中為說以贈之其論黃冶變化非老子事  
信矣至以老子為長生久視之學而謂其與吾儒不類則亦未為  
得老子之精者吾以為老子之書其為旨也闕而奧其象於物也  
曲而躋故讀之者卒未能解然世多稱老子為養生家則不過以  
其玄牝嬰兒之說為魏葛諸人所勦襲而云耳若是則以奇用兵  
固當屬之兵家而翁張子取又當為縱橫家耶然則老子之言其  
亦厖矣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歸之彭祖絕不及老子其論



老子聞風於古之道術又絕不及長生吐納事明老子彭祖各自  
爲一家不相入也黃冶變化非所以語老子而長生久視亦豈盡  
老子之精也哉蓋孔子西遊而見老聃有猶龍之歎而聃之言曰  
良賈若虛盛德若愚以是參之其所著書多相貫穿出入乃知老  
子之旨固在於此至讀孔子繫易之謙以爲天道之所虧益人道  
之所好惡地道之所流變鬼神之所福禍皆不出乎謙盈二者其  
於老子亦有同乎否耶老氏長生久視之學余不能信而其謙虛  
不爭持滿守柔以遠禍福則老氏之所長而儒者不能易也故  
嘗以耳目所及質之大易老氏所稱吉凶禍福真若執左券以要  
於後者夸詡之子一旦逢機藉勢氣滿而意得極其力之所可獵  
取漁奪而窮其志之所欲馳騁矜耀居則盛歌舞出則侈僮騎狼  
藉閭巷間閭巷之人曩與等夷者莫不奔走伏謁喘汗不暇然曾  
未幾而景響銷歇所謂伏謁喘汗閭巷之人且將徘徊乎其高臺  
曲池之間相與追其盛而詫乎其衰以予耳目所及若此者幾何

人矣豈其倚伏乘除之數物理固然而不可逃歟其無乃驕汰盈  
盜犯大易老氏之戒然後至於此歟余觀封君其貌俛然而敕其  
氣藹然而溫其裏泊然而無所營豈所謂君子終吉而持滿有道  
者耶老子長生久視之學余雖未知封君之有得焉與否而其謙  
虛守柔則竊疑其出於老子封君其以余言爲然耶爲不然耶

陸慎齋先生壽序

走曩以童子侍先生先生授之書課之文字觀其進止動靜往往  
獎歎以爲遠器是時先生方日夜治經史綜百家之言期以奮乎  
身而措之事業然竟齟齬而走也竊先生之口說數年遂以經中  
第爲翰林未幾而拙疾罷歸時先生尚留滯庠序中比走起爲春  
坊再罷歸而先生亦已去其業而老於家既獲拜先生於環堵間  
因復思童子從游時事奄忽二十餘年則先生既颯然成翁而走  
亦且髮種種矣先生既齟齬以老走亦旅進旅退於是旣爲先生  
抱井渫之測而又深以自媿有負乎先生國士之期也雖然古所



謂鄉先生者非其祿與位之謂也古者耆年道藝之士尊則爲三老五更以爲王侯之師下不失爲閭胥族師以教誘化誨其鄉人是以雖居無位之地而各有以致於用先生志行幅實其取與有狷士之節今年益高行益修而益以信乎其鄉縱不得爲老與更其所以式是鄉人宜不在古閭胥族師之後然則先生之自致於用固在此而不在彼歟且夫世固有履顯赫之位而身妾婦之行瞿瞿然終日伺人面目爲喜戚至於腰脊偃僂老且疲矣而不知止先生少而讀書老而投閒遽然自足於隴畝而一無所俯仰於其外兩者相較豈得以此而易彼卽走雖驚拙無所樹立於世尙幸以山中餘力因先生早歲之說以上泝古人爲學之大方冀洗滌宿愆而自淑其身然則所以報國士之期者固亦將在彼而不在此也先生年六十其子維新來請文維新好學能繼先生之志者也遂次其說以授維新使持以爲先生壽而因以自勗又以勗維新云爾

書水西集

華師魯刻其父水西君所爲詩文凡八卷曩余與君同在兵曹而君爲職方郎是時西北邊數被虜職方頗號多事君據案草奏或一日四五上莫不切中機宜每赤囊纔入尚書立召問君君口對甚辨無留滯者於是遂以才稱頃之君坐言者所中免官家居而余時亦罷歸每嘗候君則見君悄然獨閉一室盡取古儒先所疏注箋纂六經文字凡百餘家精髓糟粕咸在所謂累世不能殫其說者君獨悉力標駁參伍毫釐同異要於融而聯之以上究六經之旨而成一家之說若小戴書則既有端緒矣未幾而遂卒自君居劇曹與家居治經亦時以餘力作爲詩文蓋君爲人勁挺有精力其志甚銳而用心最苦其試於世則欲以才具功名自振卽使枯槁山澤亦欲自託於經術以蘄於後世有知我者詩文雖贍切可喜然要非君志之所存也顧其才旣遭抑塞而經術所著述亦未克就是以其所志者若或靳之而泯焉無傳其非志之所存者



獨尚足以傳於世若此余恐讀是編者以爲是足以盡君也故爲發君之平生雖然昔人謂容貌祿位不能動人人安肯傳其書然則書之傳者亦往往祿位能動人者也卽如世所傳經注百餘家者雖其山澤之儒祿位不顯則以附於六經與之並行而人不能廢之舍是而傳焉者寡矣君既不得顯於功名而又不及託於經術彼其泯焉無傳者則旣已矣其所謂足傳於世者亦焉可知其何如也哉此余所以重悲君之志而爲之言者冀後世有因余言而知君者也

書錢遇齋高尚卷

予自爲編修罷歸是時邑中士大夫謝事而居者十數人此十數人者里閭邱壑遨遊燕笑之歡日相聚也彬彬乎有佚老之遺焉而余適以罷歸得廁其間時時從諸君子游相與爲樂然諸君子多以久宦致通顯而余亦逡巡郎署者數年而後歸獨遇齋始挂仕籍不赴官卽解去遇齋解官旣先於諸君子而年又最高於是

諸君子相與推而尊之至相率爲詩歌以贈而題其卷首曰高尚其意若有羨於遇齋而歉然以爲不可及者夫諸君子旣已與遇齋同其所樂而無間矣顧若有羨於彼而不可及者何也夫士大夫馳騁於功名之門而逍遙乎泉石之娛使兩者各據其方而不相爲謀則莫不皆自以爲快意然課其盈虧倚伏之數則泉石之士或病其枯槁而功名之士至以爲頭顱可知自悔而無所及方遇齋之抱利器而不售以至於老也則諸君子亦或未始不悲其窮然諸君子之出而用於世也雖無窮愁抑塞之患然而傴僂趨起日疲乎其形寵辱譽毀日鬪乎其心者宜亦不少矣如是者十數年或三四年而後得與遇齋同其樂於此譬如賈人歲歲出沒於驚濤駭浪之中旣抵於岸而得晏然當此之時亦未有不笑其稅駕之晚者矣而奚啻有羨於遇齋而已歟然則功名之門此遇齋之所不能與諸君子爭焉者也而泉石之娛此遇齋所以不易其樂而諸君子能同之於終不能同之於始者也易不云乎



壯趾則凶遯尾則厲蓋言進而趨時者利於後退而息機者利於先也諸君子之退而息機也比之遇齋則已後矣矧余又誤不自量始弱冠而已得官未漑其根而繁其葉又逡巡其間不早自解去則是諸君子之中其不爲遯尾者莫如遇齋其爲壯趾者莫如余也余退則既後於遇齋其進也又不幸而早於諸君子噫嘻幾何而不爲凶與厲之萃也歟然猶幸得罷歸以與諸君子相從於泉石之間雖高尚之風不可以冀矣然莊生所謂樗櫟以不材得全余今亦庶幾焉耳

書地理鶴岡况君卷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凶悲喜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於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憑鬼

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奇中慘希覬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叩之憑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脈以窳死者而贊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腐非有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歛之間盜地以葬往往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不爲祥而爲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鶴岡况君精於術而能奇中者也曩余葬母實藉於君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間嘗請文於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於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爲聽者歟然則余



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為侯土驗氣以  
寧死者毋務為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於吉凶之  
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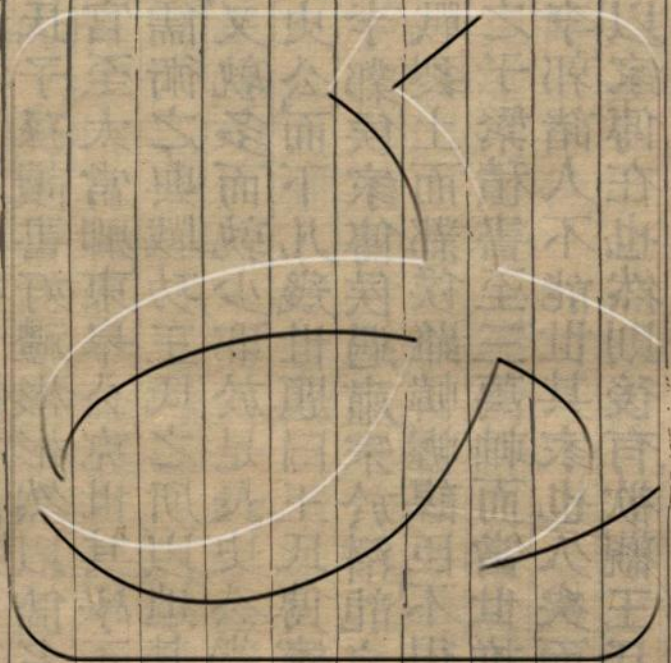
書王氏傳家錄後

文皇起北藩靖內難一時雲合之士其首功既皆裂土而王矣其  
斬馘自一級以上至於執爰樵爨亦莫不授武功爵世其子孫至  
萬餘然王氏自長史公以儒生首事文皇於藩至其子彥昭兩世  
矣長史左右夾輔不幸老死及靖難兵起彥昭實與居守其兩世  
皆不可謂無功然顧不得與一時雲合之士同裂土而又不得一  
介之爵以世其子孫若是何也豈其翊贊於遵晦之日者不及乎  
純熙大介之會其居而守社稷者固不如行而扞牧圍之為勞也  
歟自漢而下拜侯徹爵率以戰功為重文皇之意其或在於此歟  
雖然裂土之封孰與詩書之澤之可以長久使其子孫飽祿而驕  
佚孰與使其子孫苦約而思以自立也夫世祿之族驕驕則舉其

累世之所遺者或一朝而禡之儒生之族發憤自立則其先世雖  
無所遺而猶可以自振自國初以來所謂世祿之族其盛衰可數  
已而王氏子孫讀書好禮彬彬然以儒名其家者相望而東齋公  
以能文官至太常卿東舉公克世其學不墜厥聲其來者猶未艾  
也然則儒術之與戰功王氏之所以遺其子孫與文皇之所以報  
王氏者又孰多而孰少耶於是長史公幾世孫稷纂其先人之行  
事自長史公而下凡幾世題曰王氏傳家錄蓋詩書之澤在焉余  
嘗讀唐李鄴侯家傳侯遇肅宗於潛龍之時及其起事李郭諸人  
皆以百戰裂土而鄴侯雖幃幄謀臣不得與其列其事頗與王氏  
類鄴侯之子繁積書至三萬軸而當世推其文雅此亦偶類於王  
氏且夫李郭諸人不能世其家也久矣而鄴侯之事至今獨著於  
世者則以家傳在也然則後有欲觀王氏者其在茲錄矣乎此稷  
之所為纂也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二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記

重修宜興縣學記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  
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  
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  
俎豆筐篚象勺干籥盤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獻  
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獻擊詠歌其音鏗如是耳目之  
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  
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  
士不自以為滯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塞恭愿至於  
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疎傲戾之氣其業之精也則  
自虞夏商周之典章鞮譯象寄之語言至於射御操縵雜服之技  
凡可以為家國天下之用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澀之



習益其磨揉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生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何也朝擊柝而聚之而課之書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利於蠹編之誦記而思慮徹於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爲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而況聲利之燄薰心炫目又雜然而日出以非可樂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泌陽焦君希程來署縣事斥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

者而學之制於是爲備既訖工教諭張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可以己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泊於百家傳注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己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說則今之法固不能爲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爲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速而去之矣宜興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繡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輟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

點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重修涇縣儒學記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詡詡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閭閻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眾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

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俾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驚文詞之博而祇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於巖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溼於靈國爲屬邑而學官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爲提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於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



曹鸞於是戟門壁池筍簷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爲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治心而深病乎佔俾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噓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涇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於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鑽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於多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蘄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於某月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爲鱗蟲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爲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爲未盡也夫天地無爲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爲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羣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爲之禮爲之祀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爲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猫迎虎而昆蟲亦登焉者何爲也惟天地之生成百穀雖一猫虎昆蟲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



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猫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爲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五行陰陽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猫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猫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歎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爲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爲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然而嚮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顯顯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爲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

豢龍爲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爲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爲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爲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效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爲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爲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爲非經之祀也爲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語怪也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祝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侯尤深烝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爲其鄉人也解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爲樓以棲樂者則始於國朝



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等復釀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侯之居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爲將軍封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饒歌鼓吹其沒而葬也得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官也於是某等因其鄉之士大夫員外郎邱君某來請文按侯始識立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戈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懼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爲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爲伏劍死綏之將也侯始遇

立德固相許以死而已幸而得死侯又何求且夫摧鋒拔城之將勲庸著於當時伏劍死綏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勲庸在當時者身沒而響微風采在後世者既遠則人愈悲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解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沒而響微可以觀人心矣解之爲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方之俗以爲山西慎伎而好氣而慷慨毅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曠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冰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立德於崎嶇顛沛之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曠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慎伎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於侯者非徒爲侯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侯之



常州新建關侯祠記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天子命督察趙公文華統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侯靈響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趙公請於朝立廟於嘉興以祀侯事具公所自為廟碑中明年倭寇復亂趙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州軍中復若見侯靈響如嘉興趙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幾趙公協謀於總督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趙公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廟於常州侯之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廟侯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地吳侯讐國吳不宜祀侯侯亦未必歆吳祀此未為知侯之心與鬼神之情狀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為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按侯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於大義者先主孔明而已孔明猶以為吳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為嫌惟侯忿然絕其婚罵其使擯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為漢賊志必滅之者侯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域之資必不為侯所容非吳斃侯則侯滅

吳此真所謂漢賊不兩存之勢也侯不死則襄樊之戈將轉而指於建業武昌之間矣然則滅吳者侯志也侯之志必滅吳豈有所私讐於吳哉誠不忍衣冠禮樂之民困於奸雄亂賊之手力欲拯之於鼎沸之中而涼濯之使吳民一日尚困於亂雄侯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侯非讐吳讐其為亂賊於吳者也讐其為亂賊於吳者所以深為吳也侯本欲為吳民斃賊而先斃於賊賚志以沒侯之精靈宜其眷眷於吳民矣由此言之侯之所讐莫如亂賊其所最讐而不能忘尤莫如為亂賊於吳者倭夷恣兇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為侯所震怒而陰誅之所必加翼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相遠未可以為杳冥而迂之也竊謂吳人宜廟侯侯亦必歆吳之祀於是郡守金君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城東隅巍然一突下視城郭方可二畝相傳所謂中軍帳者曠無人居君以為廟侯莫此地宜於是樹以穹宮而地益勝古樹數株適當宮前森陰倏忽若侯降止郡人來



觀莫不喜躍强者賈勇弱者思奮抵掌戟手若神慧之然則諸公之為此舉非特以答侯之功其所以作郡人敵愾之氣以待寇者所助不小也久之金君遷去邵君惟中代守有嘉成蹟增之式廓爰勒碑以紀其成而請文於郡人唐順之其詞曰

謁謁關侯惟萬人敵天稟義姿志必殲賊北向揮戈七將皆殪匪曰後吳勢有未及欲拯吳民為賊所先精靈在吳死而炳然陰隲吳民至千餘年東南不淑天墮妖星島西海穴兇遜再生競為長蛇薦食我吳侯靈在焉能無怒乎夷刀如雪手攀不展渠魁倔強悉就烹鸞帥臣避讓豈我之力陰有誅之實徵侯福徼福維何作廟以祀東南廟侯自今其始毘陵巽隅古稱將壇若有待侯鬼兵踞蟠天陰髯鬚長刀大旗生欲拯吳沒而來思侯德吳民無間生死么麼小醜永鎮不起郡人入廟踴躍歡喜競如赴敵強跳弱起誰鼓舞之侯有生氣

常熟縣二烈祠記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於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佯合觀釁之便苟其黨有可攜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微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為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闈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沈之於江島遂欲室其



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  
 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搥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報  
 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  
 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  
 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遁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  
 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哀其屍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  
 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蕙詞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益足以見  
 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遁也歟二烈者  
 固不必手搥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  
 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為之記嗚呼此  
 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  
 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之法莫嚴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法戒而千百年之善  
 與惡不可勝書也則舉而寄其詞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  
 者名姓不登於冊書其非微者則概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  
 所擇乎其人焉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而不名或書  
 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其姓其靳靳不肯輕予人  
 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於冊書者足以為重是史家之變  
 例也今夫人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過其室廬  
 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識其姓名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  
 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  
 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為教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郴桂之間  
 瘴癘之所濡苗獠之所鄰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牒亦散佚  
 無可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名復者始宰  
 是邑有惠愛及為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  
 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民



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略而其名亦已誤復爲福矣有懷公爲之慨然而歎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奸回饕餮乘令之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歟於是蒐輯散逸得某君而下若干人以爲是皆令也則概登其姓名於石以著於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爲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唾而噍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爲令也善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載焉其爲令也惡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鑄焉所謂美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不忍欺乎其民而斬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後之名也哉其不善者蓋亦愉快意於一時自計以爲其去官與其身沒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年其

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嘻其可懼也已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宦游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之政於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潘生來請爲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爲深宜爲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爲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已而不斲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爲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時權任旣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爲百姓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爲傳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戶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



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  
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蔡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  
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侯之心且自謂不  
能有殊絕功德加於細民而歉然不以爲足也侯之所不自以爲  
足而州之人乃欲爲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  
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  
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夫者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  
循吏傳若黃潁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於蜀郡渤海之後  
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別  
自爲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  
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爲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  
所以致謙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  
對曰先生爲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爲州人慮之也廣德負山  
之州也往時爲吏者患州人獷悍多豪黠齟齬不可理以柔道於

是一切爭爲嚴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爲非刻  
深不可治廣德蓋州人之蒙茲詔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  
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鎮靜人無奸良御之一以誠慤  
是以侯旣去而人懷思之至今嗚呼此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  
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爲治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  
爲之書以不後之爲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爲治者在此而不在彼  
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晉江人中嘉  
靖己丑進士今爲江西提學僉事其同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  
獄事謫以某年至州某年遷廬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鎮江丹徒縣洲田碑記

古者與天下爲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  
萑蒲鹽蜃鳥獸翎革之瑣細莫不爲之厲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  
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懼夫利孔不窒而爭獄滋繁則是以其  
利人者爲人害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爲邑沿江上下多有



蘆洲其爲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爲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其間畢智殫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乃已及不可得則讐其得者而相與爲私鬪甚者構亡命挺矛稍陰賊公闕於叢葦高浪之間相殺或數十人官司逮捕輒反覆解脫獄案滿筐篋積十數年不可結絕故洲之爭未已而新洲之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蘆洲如懸疣枝指之著體非特其懸與枝而已且痛連於骨體而怵於心畜爲瘡蠱不治日深而丹徒縮水陸之口厨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支郡邑公私筵燕諸所狼藉歲費且數千金謂之坊支閭里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莆田林侯旣蒞郡日夜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適會有洲田之訟於是慨然諭於眾曰吾欲祛兩害以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今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賓旅廩餼之奉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則孔漏孔漏者啓奸而

人以殃費宜出乎官者而役乎民則斂重斂重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弊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民者出之於官塞其漏孔而蠲其重斂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以代貧人之瘠是蘆洲之果爲茲邑利也而又何病乎眾謹然曰侯議是侯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並練湖田爲豪民所擅與蘆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拜二議以請於巡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巡按公巡按公是之旣得請於是痛繩其豪之爭洲者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兩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與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句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濫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略相均以嘉靖癸卯九月而計籍成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爲故事邑人旣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侯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茅君而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爲畝共五千三百九十五歲入租二千九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薪歲



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四百兩而羨凡湖田與寺田之在丹陽者爲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千七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四百兩而羨藏其羨以待歲收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羨以賑凶饑自癸卯九月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九十石有奇其織悉列之碑陰其區畫出入則計籍具存林侯名華字廷份篤志古道爲政一本經術余嘗爲序其口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記洲田也故不及

裕州均田碑記

裕州於春秋隸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城爲城今方城山在裕州境山旁有楚壁壘斥埃云地故阻險然四衝西脅武關東挾江淮北綰河洛南隙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迎來諸費輻輳百出天下有難則往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磽确

土雜沙石不純可田種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畜藏輕剽數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剔宿蠹拊循疲瘵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括天下田檄至裕安侯嬰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止之安侯曰人苟利矣吾專焉可也丞請於參政劉君副使傅君各是之於是經土畫野則耆艾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能方弓句股則算人竭其思跡阡驗畛則區長程其事因區制畝因畝準稅區爲綱畝爲目綱以麗日則無漏畝畝爲母稅爲子母以權子則無逋稅以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岡石山田三而當一山石陡坡四而當一陂池林麓解字舖舍廛市之稅例蠲除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頃有畸計稅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侯規畫精密動中肯綮此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經界始自衛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



於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之士曷嘗不言經界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兼并率不以均田爲便謗黷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必寄於吏胥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賕得爲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此三難也夫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舉事時裕人亦多訛訛者曰將無擾我安侯不爲動旣訖事迺人人樂業矣民可與成難與圖始顧不信哉安侯名如山己丑進士其爲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

建陳渡石橋記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興金壇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於其上者踵相踐也橋故以石爲之其始作與其旣毀而易之以木皆不知在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橋木又不一二歲又壞壞則輒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

居者而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會有浮圖人德山至遂慨然諗於橋旁之人曰吾力能辦此眾皆曰然因請山爲主而相與以貧富爲率出錢若干緡不足則山使其徒募錢於四方共得若干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助之家而不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傭食之夫而不勞公徭之一卒始於某甲子某月訖工於某月嘻可謂易矣蓋山之爲人吾知之有粟必以施餓者而終歲自食糠粃有錢可以易衣而嘗衣碎衲行雨雪中其苦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人蔣君英玉吳君鎮之爲之請書其事夫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枉缺而國僑致譏川梁隳而單公以刺然特語夫長民者耳矧所謂浮圖者固與世漠然絕不相值者也山口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假於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閔閔於一橋之成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眾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耽耽而居飽祿以嬉其於人



之疾疹阡苦則瞽瞍而莫知蓋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其所缺者寧獨一橋也哉嗚呼此不爲而彼或爲之其亦可以觀世也已德山某所人其橋旁居人出錢者凡若干人華氏義田記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腰膂手足之相與爲一體其財賄如津液之經緯榮灌於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臃腫羸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爲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厭臠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爲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

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爲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爲體者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纖嗇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爲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爲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旣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爲而宗法非上之人爲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旣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饑乃割近郭田千畝爲義田推其遠胄自十一世祖錄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構瘞給各有差略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疎人眾則惟視其寔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構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夫君之爲此舉



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爲近古者乎余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興廢之說而爲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救荒滄記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飢溧陽史君恭甫旣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滄以匯水其沙漲滄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早縮不障不陂棄爲曠土久不可艾君旣隱民之饑則計之曰古蓋有興役以救饑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爲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滄是吾以故粟爲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滄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儲可防測水以準而疆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攜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芟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粃菽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

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煙飯餼列舍相接蔚然如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揀者汲者爨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臥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爲流徙飢饉之時也其始因滄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堤之外又環之爲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爲北池而實其東西陲以通中池之水出北池之土更築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滄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小堤以捍滄之暴水內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其土高築之以爲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適登民謹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爲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共墾田四百餘畝爲圩者三潦則水礙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滄而田之家多賴以濟自是百年沮洳鬱爲沃壤水降土升不相溷瀆各效其職以宜地產萑藿旣去生我稻梁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緣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蟹



廬羸生生不逾於是即其地立為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渰曰救荒渰以其邑人進士繆君所為紀實來請記蓋周禮上有荒政以聚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郵以通其羸乏猶懼其未也則又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是彌縫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必見收郵於閭里不見收郵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廣瀦鉅野之間其生路為甚多而天災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既疏濶不講又無古鄰保之義以鳩民民有饑饉疾疫日夜祈死而已余親見乙巳之災流莩滿野民之不忍為盜賊而自經死與糜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余思欲上下強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

亦有主之誼而瀦野閒田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興是以主與藪相聯而成功今觀史君所為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者其不為迂濶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既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行之則易君既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割己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饑然者以是知君之為尤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裨於國家休息生養之效豈小也哉余既自以其無力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為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磊落多才略嘗為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大觀草堂記

尚書西磬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草堂者曰願子為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不勉也蓋余嘗獲聞公之為人進無驚於寵辱而退無詘於隕獲躬盛德之容而謙乎其若不足甘委順之節而坦乎其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歟竊



意所謂大觀者公既已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能知而余也執器而  
不通於方曲學而不見乎天地之全是儒之陋者也而惡足以知  
公之大觀矧公之所謂大觀蓋得乎心而寄之草堂者也公之得  
乎心者既深乎其不可窺而想像乎公之草堂之景則其戴形肖  
貌露情獻態森然而萃以縱乎公之所觀者吾又未能卽而登焉  
以觀公之所觀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而又惡能爲公記之雖  
然余未能登公之草堂以觀公之所觀而嘗登吾之草堂以觀吾  
之所觀矣方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遙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  
鳴而潛泳煙雲之出沒而隱映融然若有疑於精爽然若有釋於  
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於物一旦精隨事以  
遷勃焉而有鬪於是而心逐逐焉而目眈眈焉凡向之飛泳而出  
沒若有疑於精而釋於神者舉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鬪解而機  
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煙雲魚鳥向之煙雲魚鳥  
也於是爲之憮然而一笑嗟乎嗜欲有蔽乎其中則凡物舉皆得

而匿乎其外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則雖與之游乎瀛海之表而  
騁乎垓溟馮虛之域亦窅然若無覩也而况於草堂乎夫大觀者  
通宇宙而爲觀也故謂吾草堂之景非公草堂之景不可謂吾所  
觀於吾之草堂非公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不可則願以我所觀於  
吾之草堂者而記公之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以爲公之能得其大  
觀蓋不蔽於欲而物不能匿也

西峪草堂記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出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  
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  
處峪口偏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  
水泉瀲灩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  
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卽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  
顧西峪煙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爲最  
己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爲人鬯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



其必且爲國家建萬里勲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鬼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游瀾澗之川噴吮崔巍之峯決滌千里之野極世間險阻瑰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翳蒼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爲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西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欸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舐擊砰砰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殺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嗥鳴之雄此皆險阻瑰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

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蠖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任光祿竹溪記

余嘗遊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



編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  
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  
以不勞力而蔚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  
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  
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  
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惟不如石其妖豔綽約不如花子然子子  
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  
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鬪富與奇花  
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  
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  
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  
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  
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  
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

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永嘉袁君芳洲記

介乎永嘉左右者若天台雁蕩之恠巧瓌麗甲天下其間嘉卉美  
木蔚然雜植雖博物者亦半不識其名品故自古好遊之士輒以  
永嘉山水物產爲第一宗喬以爲是非吾好之所存也吾獨好橘  
於是種橘數十本於洲上游而樂焉因以爲號曰橘洲主人又曰  
芳洲主人視其意益極世間名山水自以莫如吾洲一切嘉卉美  
木自以莫如吾橘也而問請記於余余始亦訝其迂且僻而笑之  
旣而歎曰宗喬可謂自足其樂而不美乎外者矣夫趣有所適則  
不必其地之所勝意有所鍾則不必其土之所珍嘗試觀於草木  
之生雖其奇花異卉至不易生之物或絕遠生在海外苟以人力  
移之而樹藝壅灌之如其法則東西南北惟所徙焉旣久而炎冷  
燥溼之性亦隨變矣而橘也確然獨異乎是蓋昔騷人爲之頌曰  
受命不徙生此南國是草木中之專一耿介者也夫騷人彙萃天



下之香草美木以況其幽馨窈窕之思然皆未有特爲之頌者其於橘也特爲之頌豈偶然感觸而假物以發興也哉取其臭味之深有合焉耳宗喬少業儒而以醫自進其志行耿介又雅慕王喬羨門子之道翩然有迫隘斯世輕舉遠遊之思窺其貌蓋未嘗以肉食之故而變其山澤之臞也其自寄於橘也殆亦有騷人之意乎余愧無橘之德亦頗以迂戇不通於俗余家故鄰太湖太湖橘藪也余將買山種橘於洞庭之上而老焉清秋霜落搔首而歌楚頌欲以招宗喬宗喬其許我乎否也

吳氏墓記

昔范蠡所自稱述得計然之策七其五用以霸越其餘用以起家而白圭之徒至自比於呂尚孫吳其言頗近誇誕然跡其料穰惡節盈縮權取予亦有道焉蓋足多也自子貢取譏於孔子而儒生遂不敢言治產不知人固不能裸形而枵腹則亦不能無所營而取給且夫公卿大夫修仁義躬教化以導氓俗庶人勤膂力盡山

澤之利阜貨賄以給公上各有常業不能相廢而儒生欲概以一說則過矣吾鄉吳翁眾所指爲朴忠長者然翁自少工治產累數十年遂以貲雄邑中觀翁所爲大率能取人所棄與人所取能知予之爲取能擇人而任時往往與古人暗合所謂修其常業儒者不能訾者也翁始家邑之南隅既老則治別業於徐湖之上穿池養魚優游其間又於其旁度地爲葬所雜植材木翁然瑩窳羨道室廬門垣旣周以固朝夕往遊而樂之以待其終而葬焉嗚呼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而世俗多諱言死至以石火易盡之身而枉苦其心神豫憂逆數動輒爲門戶千百年計慮皆若可以目覩而足履曾不量其身之不待及形氣衰枯死徵已見而尙持籌操鑰句較米鹽斤斤如不及不自虞其死至於病且死也徘徊顧慕周覽其家之所有戀戀不能舍一物而去此又世之殖產者恆態吳翁乃於生時預爲葬地其營壙也如營其室家其植木於墓也如植於園圃往來松楸墟壠之間不爲之悽愴悲懷而顧以爲適頗



似能視死爲歸而知生之不可貪死之不足患庶幾委命而順化者其與沒溺牽纏於厚利不能自反者固有間歟墓可數畝材木可數百株土石之工皆樸而不華祀田若干畝帶墓左右以翁之力能自侈其墳墓而所爲僅若此此又可爲世之破產厚葬虛地上以實地下者之一勸乎翁葬後幾年而其孫嵩與嶽求余記其墓余不能辭也爲之書若其世系履歷子孫之詳則銘誌具存而支隴向背起伏風氣散聚此堪輿家之事儒生所不窺故皆不書休寧陳氏墓廬記

墓祭非古也其起於人之情乎禮起於情之不能已故雖好古執禮之士亦未有能非之者也休寧陳氏墓在某地於墓左个有廬若干楹歲時上塚則血牲而祭於廬環廬有祭田若干畝作廬者陳君萬秀葬而奉以祭焉者萬秀之父筠軒翁也萬秀故客武進與余父遊至是走其子憲以狀詣余請記且寓以書曰嗚呼萬秀先人在布衣中非有奇節偉行可以不朽然子孫笑笑之志竊願

徵惠於君子錄其一二事可記者而饒於廬之壁庶幾使我後之人其無忘乎按狀筠軒翁名帥英字希武父名原以行誼著鄉曲陳氏之先自唐末始家歙之休寧其里曰滕谿若干世又自滕谿徙宣仁翁今所居也陳故有顯人在宋有爲翰林學士者勝國時儒人定宇先生櫟實生其族載在譜牒翁爲人倣儻好義歙人多賈而翁故亦以賈業翁在傳輩中峴然長者魁傑之氣正德癸酉間尚源姚賊羣起流劫徽郡以旁近賊故檄民爲兵守險扼鋒翁與在行間師克捷翁以功多有司給銀牌一爲賞辛巳歲今上卽位迎母后於藩道江徽當遣役人供張往江上徽郡守推擇部民爲眾信者使督以往遂以屬翁時暑甚翁老且憊觸熱且暮馳至大洪嶺病死郡守愍然遣人舁其棺還之家休寧令給銀爲埋具以旌之翁以昨庶凡兩從王之役然桃源之役縱橫鋒鏑間去死鄰耳翁竟生歸且受賞江上之役其事不過奔走輸將之間絕非險阨然竟以死固可謂之數也翁卒以某月某日年幾十有幾葬



以卒之某年月日微之俗羯獵喜鬪小睚眦則叢然挺而相擊然用之於義亦往往慷慨前死不避其氣然也翁豈其人乎春秋之義以王事出疆而死則爲之加等此固爲有列於朝者言也其亦可以通之庶人矣乎余旣哀陳翁死役之義而矜萬秀之志故爲之記翁子三人萬玉萬瑾萬秀其季而孫憲來求余文者也

吳氏石亭壘新阡記

石亭壘在郭南五里蓋陽羨一小山耳而發其奇者自頤山吳公始陽羨諸山多峭拔而是山獨蹲伏蜿蜒以其伏也而峭拔者乃若環而揖焉諸山皆競秀而是山獨若不見其秀者然登是山則諸山之秀可盡攬而有之如人之謙而尊又如人之深藏不自炫露而萃眾文以文其身也公游焉以爲奇於是出之灌莽豺狐之窟而築之室以居因以泉螯而曲之以爲池間則與客卽而觴焉自是石亭之勝聞於邑中而地理家亦以是爲吉也卽山居之旁而壤樹之以爲生墓及公之卒也則遂葬乎其中而賓從戚友嘗

從公游者於是又以送公之葬而至焉以公之所嘗游而繆然於公之不可作也則爲之悽愴而悲懷順之言曰夫公達人也豈有所介介於生死往來之間哉昔者公之來游也當其朝煙方散而夕霏又凝春華始歇而夏木載陰宇宙之景旣日新而不窮投壺賦詩惟意所適鳴琴角奕分曹更進人事之樂亦遞代而不厭於斯之時孰不以爲此樂未極而公則已僬僬然亟爲身後之圖培壠樹檟若恐後之以公之達蓋不待奏雍門之曲而知樂之必有盡其從公游者又不待聞山陽之笛而知聚之必有散矣夫葬者藏也藏者息也此其無知而不可以生致者也雖然高臺未傾曲池如故果木花卉手植猶存其有知而可以生致者又安知其不且往來嬉戲乎其間春猿之與唵而秋鶴之與飛矣乎以公之生而游也有不忘乎其死之圖孰知公之死而息也有不遺乎其生之樂者耶此可與通乎幽明生死之故者道也故余爲此言以慰公而且以慰夫嘗從公游而悽愴悲哀於公者公諱仕字克學爲



人剛重有廉隅博學而文少發解南畿舉進士歷官提學副使其  
爲副使也坐不能俯仰故早乞身焉而足其樂於谿山泉石之間  
公晚而有二子駢驪其所交多當世豪傑在同鄉中與養齋徐公  
相交尤深以余之無似公亦忘年而與交焉余寓陽羨時公數邀  
余飲於茲山之上而公之營墓嘗埋雞卵穀芽五色綫以驗其氣  
則余及見之蓋公嘗屬余記其所謂山居者而未果也及葬公之  
弟儔以新阡記爲請嗚呼不及記其山居而記其阡焉其亦可以  
復於公矣

胡質棺記

書傭胡質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質少乏資不能賈而以善錐書往  
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  
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  
質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  
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

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滄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  
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質於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  
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於書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  
質所爲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  
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質則予事  
無與成然質非予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者哉  
質平生無他嗜好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傭  
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饜否質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  
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顯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  
發也予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謂披閱點  
竄若讐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  
過其勢然也余旣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質雖尚以傭書糊口諸  
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  
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質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



也予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質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昇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予之勤因以不沒而質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質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質也雖然余旣以披閱點竄爲警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質之碑碑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叙廣右戰功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牆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卻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劫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殼弩十步外公捩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著於鐙韉然斷

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失弩僕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膂旣連斃三酋後騎至找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槩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狁以某隘閉告而道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狁亦以公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顛馬浮而岸毛盡溼束溼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泅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崖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崖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溼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謀者



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謀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綫而濟雖眾可薄也蛟龍灘濶成列而濟眾難圖矣若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筏以爲繆刻頃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然柴煙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且半公以艦乘龍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卻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

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於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上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插旗爲號煮餘糧爲稀糜食而



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卻麾而進又卻公親斬卻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為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囂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卻猛軍見後陣卻亦囂而卻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蹂躪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紿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於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悉猛圈畱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為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函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

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愍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為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眾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鉉聞出城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為參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為營固



守而因賊糧以為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於是百戶潛遣人焚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為援既至聲銃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銃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為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焚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焚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訶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狻為解熟狻者界漢人生狻獠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為常於是熟狻間說於公曰請為兩家解鬪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狻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獻賊收眾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

也公以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狻及城中黠吏民多為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閨闈動色情性賊在谿崗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鵬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為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為鄉導往往為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蹤跡公以為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人為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狻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狻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為販本若試為我訶賊眾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狻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



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疏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獠得出入賣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獠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誦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獠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獠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獠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綫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效大椀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

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獠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獠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獠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綫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獠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獠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獠婦以爲夫人愛己諸獠婦皆快快心羨羨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獠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獠不肯言則獠婦嫉之使言或諸獠竟不肯言者則諸獠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二人兵至巢以菅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於劇賊家而



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  
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充級故賊嘗我  
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拏賞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拏賞爲  
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言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旣還軍遣熟  
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  
凡所鵬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鵬勦所過他巢或刀  
弩而門關旣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關今罰若五牛不者  
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關者所獲劇賊多  
不殺剜兩目則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  
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  
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  
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  
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  
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

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  
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  
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  
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  
旣勝則之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  
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  
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  
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  
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踣  
血瘡以死或餒槁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  
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  
所夜聲銃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  
女吽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  
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訶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訶之



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訶者亦同會於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己更相怪駭己而訶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獐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購者也凶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鄰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猺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

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者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人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搶去矣己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必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蹤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



使熟獠諭諸獠曰諸獠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獠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警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獠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獠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獠而質熟獠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獠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獠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獠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獠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刺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獠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獠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警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獠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獠懼失期乘雨泅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獠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獠攻獠則

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章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雷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雷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雷入言於公曰雷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雷之在肘腋也聞雷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雷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



計欸之乃婉色好語謂雷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雷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雷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雷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雷而呼雷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雷唯唯公遂與雷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雷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雷曰今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雷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傯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雷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雷詣金具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眾散入城而與雷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雷曰來

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雷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雷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雷可無賺金也雷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卧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眾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



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士官裝衣青衣雜掾史中而先我焉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炮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籠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眾而畱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眾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眾且散矣金復遣其半眾行

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鬪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籠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眾而後圖金然是時金眾尚千餘人



與楊畱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畱  
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問謂金曰楊畱殺手百人護巡按往  
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  
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  
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畱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  
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  
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卧然  
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參將府公命夫人見金  
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  
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卧獨四五人  
從金而畱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  
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  
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參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癡  
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

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畱於城外狼  
兵夾堦左右立畱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畱忠不能  
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畱取紅紵挂畱畱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  
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畱大駭泣  
下曰畱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眾乎公意又欲以疑畱於  
其黨也畱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畱奏功  
矣因見畱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  
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畱率之還賓州遂令畱齎牌散遣金眾之  
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畱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己賣  
金相讐見殺於路中日夜踟躕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  
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  
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歛畱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  
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鬪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  
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鬩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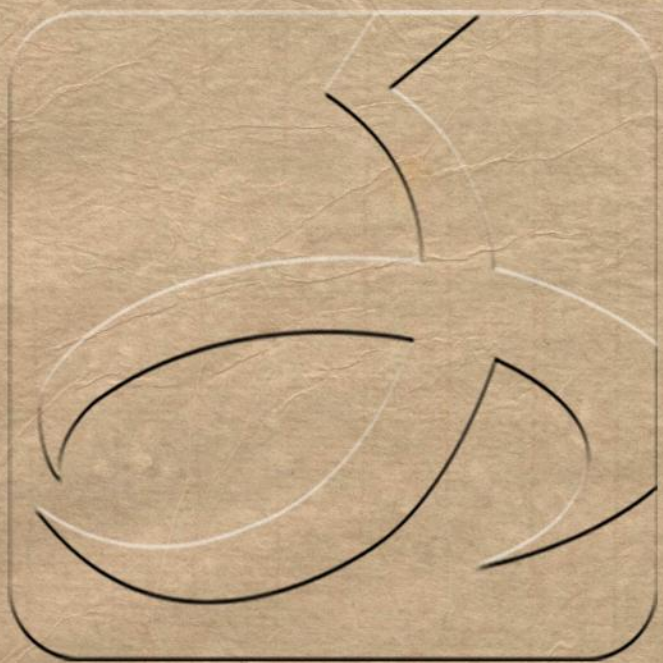


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  
算而韋徐諸士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  
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  
時公泝峽中大雪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命公丁牧養至是  
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半酒犒公丁與其  
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  
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  
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參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  
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  
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  
徵召雖其深谿絕嶂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  
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  
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  
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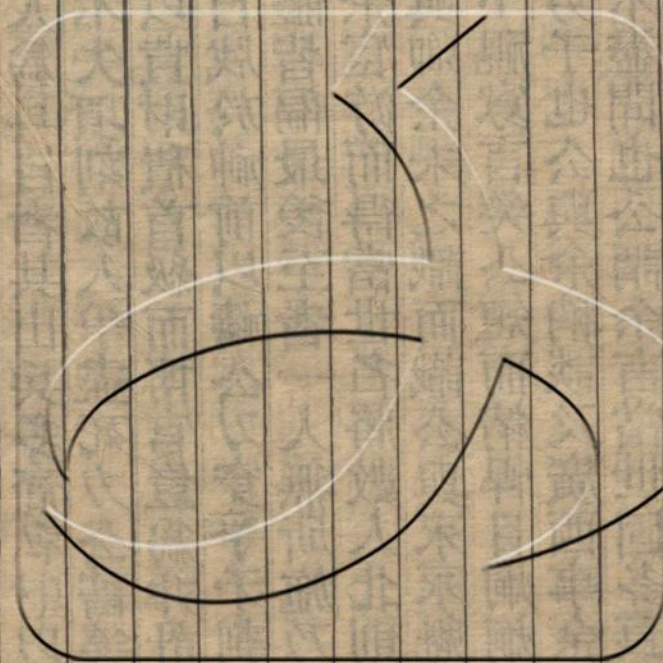
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  
於虎口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  
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  
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  
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  
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矛刺股鉤刺脊繫鐵鎖拽之  
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  
如此蓋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  
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承魁瓌長貌而氣特沈毅見  
人頰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日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  
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  
尚多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  
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非身十三



70030558



